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7/PV.7

30 September 1992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七届会议

第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2年9月22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加内夫先生		(保加利亚)
嗣后：	富弗洛先生	(副主席)	(莱索托)
嗣后：	加内夫先生	(主席)	(保加利亚)
嗣后：	富弗洛先生	(副主席)	(莱索托)
嗣后：	加内夫先生	(主席)	(保加利亚)

-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113)
- 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罗尼奥·图季曼先生讲话
-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西利乌先生讲话
- 继续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坎朱先生 (巴基斯坦)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渡边先生 (日本)

斯库比谢夫斯基先生 (波兰)

阿弗厄格拉斯夫人 (瑞典)

西马先生 (智利)

皮涅伊罗先生 (葡萄牙)

邦戈夫人 (加蓬)

--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 决议草案(8)

LH

下午3时30分开会

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罗尼奥·图季曼先生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将首先聆听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罗尼奥·图季曼先生在陪同下步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罗尼奥·图季曼先生阁下前来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图季曼总统(以克罗地亚语发言;代表团提供英文文本):整整四个月以前,我第一次有幸在我们这一共同的会议厅--联合国大会--中向各位国际社会主权成员的代表讲话。联合国中的会员国地位是国际上对一个国家的主权地位的最高确认。

(以英语发言)

对克罗地亚共和国来说,这意味着克罗地亚人民对自决与自由的正义愿望的最终实现,克罗地亚人民--尽管是欧洲最古老民族之一--只是在经历了九个世纪生活于多民族社区国家之后才成功地重获自决与自由,在这种国家内他们确实保存了民族特征及其国家特征,但却未享受国际上承认的主权。

我们的独立国家的建立,是克罗地亚人民基于坚定的民族意识的坚不可摧的道德力量的结果,这种意识一直象永不熄灭的火焰一样燃烧在我们的心中。一个民族可能自远古以来就已经存在,但如果它缺乏道德力量以及对其独特的属于自己的特性、及其民族性质和国家地位的意识,它就会从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消失。克罗地亚人民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并集合在一起实现了这一愿望。

克罗地亚人民在其从七世纪至今的相对较长的历史中,一直为关于存在及对他们自由和在世界各国之中的地位的不可压抑的渴求的石碑和文字记载方面的确凿证据感到自豪。十七世纪伟大的克罗地亚诗人伊凡·贡杜利奇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在

他所在的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它是克罗地亚和世界遗产中的明珠,而在我们的时代却遭到野蛮的破坏--写下了他对自由的颂歌,这首诗歌开始写道:

“O lijepa, o draga, o slatka slobodo,
Dar u kom sva blaga visnji nam Bog je do”

这些诗句表达了对上帝给予我们的崇高的礼物自由的永久信念,人们作为独立、有文化和文明的人--不仅作为一个个人,而且还作为其人民及整个人类的一员--自远古以来就珍视这一礼物并为之出生入死。正如一个人期望作为一个自由、理智和独特的个人生活一样,一个民族只有在意识到自己及其在世界中的独特性时才会被承认和认识。

克罗地亚人民在中世纪拥有自己的独立王国。今天,他们再次实现充分的国家主权,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对自由的深刻信念及忠诚,对正义的尊重以及对和平与在由平等和独立的热爱和平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发展中发展自己国家的愿望。

克罗地亚共和国在加入联合国时,庄严承诺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各项原则及这一国际大家庭所依据的价值与承诺的体系。在此,我要再次庄严重申我们对联合国各项原则的无限忠诚。

我们面临着一项历史性责任: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一种平等和保护各国及各民族、各少数民族和个人的权利的秩序。同时,它构成一种要建立一个没有战争、享有良好的环境、使地球上所有居民都得到发展的世界的挑战。

在人类历史中第一次为实现这些崇高目标创造了条件。在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殖民地国解体之后,在能够组成国家的新的民族--也包括所谓无历史记载的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之后,我们终于在全世界看到分裂为集团的现象的结束以及众多专制政权的崩溃。很显然--而且绝非偶然--这种政权的崩溃是与一些多民族国家的瓦解相联系和相巧合的,在这些国度中,集权政权通过镇压或单独的民族通过统治而把各个民族集合在起。

人类社会已进入其历史发展中不仅出现各种文明的全面一体化而且出现民族的

个体化的时期。换言之,世界已在发展、技术、运输、生态、文化和信息交流方面变得极为相互依存,然而独立的国际实体的数目则持续增加。融合这一矛盾则需要进行调解,甚至需要全体国际社会的坚定参与,以解决未决的和新的地方和区域危机。

GE

在过去的两年中,克罗地亚获得主权,联合国重申其基本原则与宗旨,即和平与民主是国际关系的基础。本组织坚决而有效地反对试图以武力或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及挑起地区危机侵犯国家自决权和国际社会主权成员国领土完整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海湾战争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柬埔寨进行的和平行动都有效地表明,联合国积极通过发挥作用,日益能够反击侵略并带来和平。然而,联合国通过缔造和平和维持和平行动以及控制侵略所获得的经验表明就发起和平行动达成国际协议以及取得协商一致意见的进程仍很缓慢而且不够有效。

克罗地亚共和国欢迎并全力支持联合国迄今为消除世界各地的危机所进行的活动,意识对侵略的倡导者采取消极或妥协的态度以及国际关系重新恶化将会代价更高,并造成更大的生命损失和苦难。然而,克罗地亚共和国认为今后必须扩大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以包括充分的预防外交、缔造和平努力及战后建立信任措施,正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人类痛苦及侵略蔓延的危险。

此外,克罗地亚共和国意识到有必要按照以下主要行动方针引导国际社会日后的参与行动及联合国的各项方案。

第一,世界经济必须摆脱日益严重的危机,应当促进加速发展的循环,包括发达的北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更大程度上进行协调与经济合作。如果我们这代人和国际社会允许刚刚结束的东西方对抗被新障碍和工业发达的西方与北方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缺乏信任的情况所替代,那么我们将对于子孙后代负沉重的责任。

第二,联合国面临的同等重要的任务是继续坚决促进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与人

权。这一点十分必要,因为仅以经济种类和标准为基础的经济及全面发展是难以想象的,更谈不上实现。只有同时实现人权并建立包括政治自由和社会潜力的民主秩序,才能实现经济和全面发展。

在此方面,克罗地亚欢迎明年九月召开世界人权会议的决定。克罗地亚将为这一重要--我应当说“历史性”--会议的筹备工作作出积极贡献,首先积极加强我们国家的民主机制,我们国家最近才摆脱独裁政权和外国统治。此外,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工作范围内,克罗地亚主动提出主办欧安会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研讨会,我们希望该研讨会将于明年五月在历史胜地布里俄尼岛举行。

克罗地亚共和国坚决赞同里约首脑会议所作出的结论,坚信持续发展是满足国际社会需求及保持地球环境平衡的适宜办法。保护环境在克罗地亚的长期发展规划中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海湾战争以及在前南斯拉夫进行的战争给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威胁。因此,保护环境不仅是发展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与安全问题。

最后但同等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今后开展的活动还应当集中在--除将有效预防侵略作为解决国际分歧的手段之外--消除世界各地的所有危机根源以便建立永久和公正的和平。这项复杂的任务将涉及达成协议及协调客观上不同的观点和利益的艰苦过程,并适当考虑国际社会的有限资源。然而,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其利害关系和预期效果十分重大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竭尽全力并利用一切手段实现人类的最高目标:在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实现永久和平和普遍福利。

联合国在确保各国自决权及民族社区和少数民族的公民与人权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一直而且将继续是不可取代的。联合国在控制社会发生变化方面能够而且必须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社会正摆脱集权制度,向民主政治与经济变革迈进。

根据这些想法,在战争条件下,而且尽管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军队和塞尔维亚和黑山发动侵略、部分塞尔维亚人在其领土上发起外部煽动的叛乱,克罗地亚已经颁布了保护少数民族的法令,该法令比世界任何地方许多类似立法都自由。克罗地亚积极促进制定保护少数民族社区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国际法准则和标准,将其作为制定国

家立法和规定的指导原则以解决今后出现的争端。

我们支持加强大会作为全球咨询议会的作用,加强安理会作为主要负责世界和平与安全机构的作用,这意味着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特别是常任理事国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我们支持增加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倡议,因为这将体现新的全球现实并使区域代表制更为和谐。我们还认为应当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职权范围内解决问题的作用。

我想借此机会特别强调,克罗地亚完全同意秘书长于9月9日在新闻部的非政府组织年会上所作的关于区域冲突危及全球和平与进步的发言。我们时代的区域冲突与冷战时期的区域冲突已不再相同,当时交战各方代表冲突的意识形态。如今的区域冲突是纯粹帝国主义或征服政策的体现。它们不仅是可怕悲剧的根源——因为主要是平民百姓遭受伤亡,财产被破坏,人民流离失所——而且危及更广大地区,甚至全球的和平。

LH

虽然《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原则之一是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现在在某些国家国内发生的许多冲突表明,当一般人类原则遭到违反,国际和平遭到威胁的时候,这些事态发展应该成为联合国所关心的问题。秘书长已经以一种深切的道德责任感阐明,联合国有义务支持人类的尊严,并确保人类生命的安全,不管是哪一种冲突,全面冲突、区域性冲突、还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冲突。

当一个国家的动乱有破坏文明和民主秩序的危险时,当暴政超越了人类接受的道德标准时,当区域冲突可能破坏国际秩序、和平与安全的基础时,联合国必须能够采取行动。当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遭到威胁时,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整个国际社会,也遭到了威胁。柬埔寨、索马里的例子,还有不幸的是,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例子都足以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我要提醒大会克罗地亚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对确立小民族的权利、对集权政权的崩溃以及对在中欧和东南欧的国际关系中创造一种新的民主气氛作出的贡献。东

欧和中欧国家觉醒的民族意识对集权的共产制度的解体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反对共产社会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在多民族国家进行的斗争是争取民族解放和公民权利的斗争。起初,这一斗争遭到了误解,甚至在今天的某些情况下,也遭到了误解,被当作倒退的民族主义或闭关自守的分裂主义,或干脆被当作种族冲突和为夺取权力的斗争被镇压。

一方面,正在出现地区和全球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多民族的国家在解体,这只是在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在前南斯拉夫或前苏联地区新出现的国家不是要闭关自守。恰恰是这些国家最需要有目的的一体化,并且对合作持开放态度。但是,在共产党统治结束以后新的民主气氛中,各个小民族要求维护他们的特征,享受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这样,在现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划时代的变革中他们可以成为主体,而不是客体。

在克罗地亚人民获得民族和政治解放的初期,我们就意识到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旧政权崩溃所带来的复杂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危险。因此,我们耐心地试图通过政治谈判并建议签署一项邦联协定来解决前南斯拉夫联邦的危机,以避免战争。从一开始,我们就支持将这一危机国际化,而且通过这一方法,我们已经成功地使国际民主舆论对我们有利。

今天,在强加给我们国家的战争中取得了军事和道义的胜利,我们仍然愿意政治解决一切内部和国际问题,以便创造必要条件,在新建立的国家之间实现永久的国内和区域稳定与合作。

克罗地亚和其他民族最近为获得主权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已经促使形成一种对弱小民族获得独立并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的新的态度。事实上,这一不平等的斗争已经确认了各民族通过民主方式表现出来的自决权比现有的多民族国家完整性的原则具有优越性,而且,在这方面也使得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欠发达的小民族和小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是区域和国际稳定与合作以及公正国际关系的核心。如果不承认他们建立单独国家的权利,联合国现在只有50个、而

不是179个会员国。我们最近的经历表明,没有弱小民族的安全与主权,在冷战后的世界上要建立稳定的和平和稳固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正是出于这些理由,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有权依照国际社会确定的原则和建立的机制干涉各国在如下方面的内部事务:制止侵略,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保护个人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保护环境。

因此,我们欢迎联合国以及各区域组织如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发挥这样一种新的作用。这些组织可以通过从和平调解到强制实行和平的进程确保对各会员国安全的保护。不发挥这样的作用,联合国就不能对付诸如正在影响前南斯拉夫的这类危机。安全理事会承担着维持国际安全的主要责任,但是各区域组织应该承担执行以联合国原则为基础的政策的主要负担。因此,我们支持建立能够迅速进行和平调解和采取行动以防止冲突或击退侵略的常驻区域军事力量。

此外,克罗地亚坚决支持秘书长的“和平议程”和设立常驻联合国军事力量的进程。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区域冲突是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胁,国际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部队正在成为动乱和稳定的分水岭。克罗地亚准备参加这些部队,并帮助世界动乱地区实现和平。

如果早就有这样的机制的话,灾难性的南共和塞尔维亚—黑山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进行的侵略就可以避免了。这一危机已清楚地重申了各民族,尤其是年轻的弱小民族具有平等的安全权利,并且突出了设立此类机制的必要性。

鉴于上述,我们支持在我们的地区建立一项区域安全体系,这一体系还可以作为其他危机地区的模式。正是由于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种族混居和痛苦的历史经历巴尔干地区和东南欧才有必要建立这样一项与总的共同安全体系相符合的国际区域安全模式,以便实现全球秩序的稳定。

这就意味着考虑一切步骤,以建立信任和相互保障安全,实现并维护力量平衡并设立安全区和保护区,同时调整和监督防御力量、其他武装力量及其指导思想。

LH

在欧洲的该部分,东地中海和东南欧的稳定以及在新成立的国家间建立稳定关

系的进程都尚未完成,为实现该地区的稳定,克罗地亚愿意采取主动行动,召开该地区国家的国际会议,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欧安会文件所体现的共同利益和原则审议今后区域安全与合作的模式。

克罗地亚共和国赞成协调的区域和普遍裁军进程,欢迎大国在裁减重军备方面已经取得的成就。克罗地亚愿意同其他国家合作把军备开支转用于其他重建饱受战害的地区及用于和平时期的发展。

这特别关系到新国家,它们在民主改革和市场改革中需要国际合作,以增进国内稳定。这些社会尚未强壮到能够迅速成为一体化进程一部分的地步。国际社会的作用和责任应当根据这一情况来加以理解。正因为如此,应当促进新国家迅速融入金融和其他机构。

我们赞成在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受到严重威胁时自动进行国际干预和采取其他惩罚性措施。联合国还应当找到办法,防止在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方面对和平表达政治意愿而使用武力的情况。在我们的时代,对本国人野蛮地采用武力不应当仅仅看作是内部政治问题。

我们赞成建立常设国际法庭,惩罚战争罪行以及所有故意破坏和平和违反国际公约及危及平民生命的行径。

为支持开放经济和市场原则,我们在国际发展战略的范围内提议找出帮助和推动向不发达国家或被战争摧毁的国家转让技术、知识和必要的资源的方式和方法。我们认为,正是联合国及其机构应当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及其各机构应当代头处理难民回国以及重建其家园、被摧毁的文物、工厂及基础设施--这些进程对我国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对克罗地亚和其他在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境内诞生的其他国家来说,按照国际法及早解决所有有关国家继承的问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为促进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出于经济原因,我们愿意作出更大的努力,把这方面的经验和国际法规范编成经典。

对于一些国际因素未能采取足够行动解决前南斯拉夫领土上的危机,更为精确地说是防止塞尔维亚和黑山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野蛮侵犯,我在这里不能不作出批评。克罗地亚感谢国际社会--从联合国、欧洲共同体和欧安会到所有各种国际因素努力--帮助我们制止一场毫无意义而最野蛮的战争,这场战争在文明世界的眼前展开,杀害和平居民。我们对联合国保护部队在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执行其最崇高的任务时所遭受的生命损失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那里真正的情况是塞尔维亚和黑山现在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新国名下继续侵略联合国的两个主权和独立会员国--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场侵略如果不加以制止,可能膨胀为一场在更广泛范围内的冲突,它可能把战争的灾难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甚至扩大到世界其他地区。不幸的是,尽管出现了这一局面,国际大家庭还没有找到足够有效的办法来制止侵略,也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来制止欧洲从未经历过的最野蛮的“种族清洗”方式带来的野蛮破坏。由于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不断破坏,以联合国的权威所建立的万斯计划在执行上也落后于计划。

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使命必须认真地加快执行,并在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内充分完成。否则,它将变得毫无意义,使克罗地亚人民理所当然地感到愤怒和绝望,因为他们将继续忍受侵略的后果。克罗地亚当局感到越来越难以控制在自己国土上被赶离家园人民有道理的不满情绪,他们原先以乐观态度接受了联合国和欧洲共同体的作用与意图,他们原先坚定地相信他们深受之害将得到纠正。这些人民感到难以理解,国际社会为什么在这一具体问题上不能展现出它在另一个主权和独立国家遭受侵略的相同事件中所展现的那种必要的决心。联合国必须鼓起意志和能力,利用其掌握的所有资源制止在克罗地亚的战争,并制止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侵略。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允许侵略者继续执行其征服计划,那么联合国的信誉将会大大受损。

最后,请允许我表明,我相信联合国会履行其历史性任务。就其自身而言,克罗

地亚共和国愿意在每个方面都作出它作为国际社会正式成员应有的一份贡献。

尽管有强加于我国的战争,随着近两年内第二次开展多党议会选举,克罗地亚断绝了同共产主义过去的所有联系,加强了民主秩序和国际地位。

克罗地亚在其宪法中承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以及在精神和物质发展的所有方面致力于联合国所依据的那些民主和多元原则,宣布它开放同所有邻国及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合作。克罗地亚希望成为世界该地区国际秩序中和平与稳定的因素。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作的讲话。

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罗尼奥·图季曼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MJ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西利乌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聆听塞浦路斯总统的发言。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西利乌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很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西利乌先生阁下到联合国并请他作大会发言。

瓦西利乌总统(以英语发言):冷战在人们的记忆中正在迅速地消退。然而,为使整个世界从东西方对峙的格局走向新的格局的努力尚未开始。当暴力、饥荒和毁灭等方面闪现在我们电视屏幕上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民在一种紧迫感驱使下出于良知要求必须尽快做些事情。

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转向了联合国--唯一的它们可以运用的讲坛。它们充满期望,认为联合国会成功地制止暴力,以及对生命和经济资源的无意义的毁灭。因为这种暴力和毁灭都无时不刻地在世界各个角落使成百万的人民陷于绝望。

冷战对峙的结束为加强合作提供了可能。民主的胜利以及大国之间的合作为解决在此之前东西方对峙所产生和造成的各种冲突的解决创造了可能性。由于人们从不安全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们便自然产生一种对和平世界的普遍渴望。

在冷战后的这段时期内,我们也亲眼目睹了许多区域性问题的积极进展,尤

其是柬埔寨、南部非洲、中美洲及其他地区。与此同时,人们正在努力通过召集一次和平会议的方式在中东寻求持久和平。我们对这一积极和重要的发展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会导致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从而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并同时确保安理会决议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的实施。因为我们认为所有联合国决议必须得到实施,而不论其涉及哪些国家,伊拉克也好,塞浦路斯也好或者前南斯拉夫。

此外,我们欢迎南非出现的旨在结束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新发展,并希望这个地球上再也不会出现人为的基于民族、种族、宗教或其他原因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离。

今天,我们在这一世界性组织欢迎并接纳20位新成员国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东西方隔阂结束之后的各种巨大力量所发挥的作用。在向每一个新成员国表示欢迎的同时,我愿意与他们共同努力和合作,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宗旨,为人类的和平、安全与幸福做出贡献。

随着本组织变得更加强大有力的进程趋于成熟和更加重要,联合国所面临的条件是有利的。然而,本组织及其成员国所接受的各种挑战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随着旧秩序的瓦解,各种毁灭性力量也被释放出来。

人类对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渴望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均未如愿以偿。基于各种原因所出现的各种冲突的扩散则是雅努斯神的另一副面孔。各种冲突所导致的难民潮、死亡、饥饿的儿童等都在绝望地看着我们每一个人。

塞浦路斯在1974年土耳其入侵之后遭受了“种族清洗”的毁灭性后果,18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再次目睹这一悲剧的重演。1974年,小小塞浦路斯的强大邻国土耳其入侵并占领了共和国领土的37%。三分之一的塞浦路斯希族人被迫流离失所,以便开辟一块“种族清洁区”。我们当时弱小并手无寸铁,只有求助于联合国。当前,人类一大部分也正在要求得到联合国的帮助。

这种要求日益增多,呈上升趋势。由于这一世界组织已不再受冷战时期超级大

国间敌对关系所造成的禁锢,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便大大加强。然而,如果秘书长在《和平纲领》中所明确提出的旨在使联合国变得更加有效的努力,不能尽快实现的话,这一情况将会变得无法承受。这种努力要求将必要的资源和相应扩大的能力不仅用于维持和平,特别要用于建立和平和预防冲突等方面。

塞浦路斯只可用来作为一个典型的事例。

继1974年的入侵之后,联合国系统便动员起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立即停止外国军事干涉以及立即实现停火。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驻塞部队)监督了停火并确保维持和平行动。它令人敬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履行了其他人道主义职能。我们对所有驻塞部队人员所作的贡献深表感激。但18年后的今天,塞浦路斯问题仍未得到解决,驻塞部队则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

LH

即使联合国正在进行的很少一部分维持和平行动象驻塞部队的时间一样长,考虑到其规模和范围,很快本组织便会无法应付财政和其他的负担。

我认为塞浦路斯的例子足以证明紧张的缔造和平的努力必须与每一个维持和平行动同时进行。因为要限制费用不能简单地取消这个作用,而需要为公正可行地解决问题开辟道路。

以塞浦路斯为例,尽管由于土耳其方面在旨在寻找解决办法的长期谈判中采取消极态度而缺少成果,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正确地抓住时机并为此目的进行了紧张的新的努力。已经积极参与该进程的安全理事会支持这些努力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参加进来。

我们承担了我们的那份责任并本着诚意和合解的精神参加了这些会谈。因为我们想结束对我国强加的分裂以及由此造成的这么多人,特别是那些失踪人的家庭成员的苦难。简言之,我们想看到安全理事会认为不可接受的这种现状的结束。

不幸的是,土耳其方面仍然顽固地坚持把塞浦路斯永远分裂为两个“种族分

明”地区的目标,完全违反人权和国际法的基本规则。即使是在今天我们还听到土耳其讲到反对联邦,声称由于两个不同的社区生活在塞浦路斯,这个岛屿应该分裂。想像一下如果普遍应用这一原则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

如秘书长在几天前的一次采访中强调的那样,今后十年世界上将出现的新的危险便是更多的分化。秘书长说,到本世纪末将不是一百个或两百个国家而是四百个国家。他继续举例说明,在非洲有五千个部落,而如果每一个部落都声称有权自决,我们将最终有许多有5万至10万人口的小国。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下这将对人类持续发展的希望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因此,在塞浦路斯发生的事情和根据联合国决议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必须是国际关心的问题。

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的报告(S/24472)清楚地表明为什么在7月和8月的会谈中没有取得进展。再有,作为报告的附件的一套想法和地图被安全理事会在第774(1992)号决议中认可为实现解决问题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要表示我们赞赏和感谢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在我们的问题上提供的支持和参与。

决议还要求在10月26日恢复会谈。象通常一样,我们打算与秘书长充分合作,并本着诚意进行谈判。我们真诚地希望土耳其方面,尽管迄今为止作出的消极的公开声明,将终于进行合作。

尽管秘书长作出了努力,我们有诚意和安全理事会的参与,如果10月份的会谈再次重复我们今年夏天不愉快的经历,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将保证创造取得进展的条件。

因为使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努力受到进一步的拖延或挫折是悲剧性的。塞浦路斯人民,不管是土族塞浦路斯人还是希族塞浦路斯人,都想把过去放到身后并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塞浦路斯的统一将开辟一个繁荣和进步的新时代,造福于所有塞浦路斯人,特别是土族塞浦路斯和我们的地区。我肯定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是所有塞浦路斯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唯一途径和必要条件。在我们这个竞争性的世界上,只有土族塞浦路斯人和希族塞浦路斯人团结一致,他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赢得他们

应有位置。

秘书长的“和平议程”提出了作为最重要的概念的建立和平和预防外交。“议程”的概念框架在影响上和它在和平与安全、国际法、民主、人权和持续发展之间建立的联系方面的确是了不起的。

接受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权的塞浦路斯欢迎并支持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出的在国际法领域的建议。

我们长期努力的目标应该是创造一种条件使战争的可能性变得不可想象,即使在两个有敌对历史的国家之间也是如此。为了在全球实现这样一种结果,联合国必须迅速适应正在变化的情况。组成本组织和专门机构的各方之间需要更好的平衡和协调。一个更有效和更民主的联合国是一个稳定和民主的世界秩序的关键部分。此外,如秘书长在给大会的报告中明确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使我们的组织

“有能力全面处理人类发展在经济、社会、环境和政治各方面的问题。”

(A/47/1, 第9段)

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大会在实现这一重大目标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我相信在我们的主席,我的好朋友保加利亚外长加内夫先生的干练的领导下,它将迎接这些挑战。主席先生,我还要利用这一机会向你的前任,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萨米尔·希哈比先生表示敬意,他娴熟地指导了第46届会议的工作。

我们要应付的一项明显挑战便是在公民和政治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保护人权。近年来在这个领域所取得的进展虽然令人鼓舞,但不应该使我们产生误解。还需要取得许多进展。正因为如此,我们期待着世界人权大会,这次会议将给我们提供一次巨大的机会,不仅来评价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而且主要是确定使我们保护人权的集体行动更为有效的手段。

人权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缔造和平和建设和平,还关系到预防外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地飞速发展的民族主义和扩大的民族主义的第一受害者便是公民的人权。不幸的是,我们在塞浦路斯对这一事实有着痛苦的经验。

GE

在各个社会中宽容和尊重他人信仰与特征以及国家间的和平关系,都是普及法治和人权的条件。由于和平已不再是相互恐惧的最终产品,因此只能通过相互理解、沟通和信任信件才能维持和平。在这方面,裁军进程可以起关键性作用。

尽管出现了我们大家欢迎的进展,特别是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就消除化学武器公约草案达成了协议,但裁军仍是我们谋求普遍稳定的最高优先事项。在核武器领域出现的积极事态发展是宝贵的东西,必须加以维持。但是各区域大国进行激烈军备竞赛的危险不仅仅是一个威胁,而且是一个现实。

只有消除使采购武器成为各国重大需求的不安全的根源,只有建立体,提高安全感、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遭到侵略时的自助需要,才能取得真正的进展。

我们知道在军备上花费宝贵的资源多么痛苦,当我们不得不支付几百万美元仅购买一辆新坦克时,我们感到十分痛苦。但是,在象向塞浦路斯这样的小岛上,土耳其军队的人数在该地以7比1超过我们,不断威胁我们的实际的生存,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我们一再提议在土耳其军队撤出塞浦路斯的同时实现非军事化。我们保证把由此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发展目的,其中大部分用于对土著塞浦路斯人生活水平有直接影响的各个项目,从而使缔造和平进程获得进一步加强全体塞浦路斯人民都将受益。

如果地球上绝大多数人口都遭受到社会苦难,饥饿和发展不足的命运,那么人权和民主毫无价值。民主的娇嫩花朵是不能在贫穷的贫瘠土壤上开花的。如果一个人要继续挨饿,无家可归并没有基本必玩必需品的话,那么投票权还有什么意义?

正如仅在几个星期前召开的第十届不结盟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上通过的《雅加达宣言》明确阐述的那样:

“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力量向象加强多边合作促进发展方向转移已经变成必不可少。”

不应让富国和穷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划分成为破坏国际基础的不

稳定和紧张局势的新根源。有认为任何国家不管多富裕和强大,都能在贫穷群岛的包围下孤立地生存是一种幻想。

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和平和社会稳定,我们就必须处理人和社会方面的增长和持续久发展问题。

债务问题主要是由于商品价格暴跌以及资金从穷国转移到富国而造成的,这个问题仍在伤害发展中国家。贸易壁垒给发展中国家进入高度工业化北方市场设置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并限制了它们增长的可能性,同时还给它们的产品出口价格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对推迟结束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的拖延表示忧虑,同时我们希望这一次将实现在1992年底完成谈判的目标。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的机会仍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使得阻碍全球增长的不平等问题更加严重。

技术本身并不是目的。从发达国家和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是全球范围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个问题还同促进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投资的资金流动问题有直接的联系。在这里利害攸关的不仅是发达国家表示声援。而且应该作出合理反应,这样做将确保它们自己有能力在作为一个整体前进的世界上继续取得进展。

现在人们都普遍承认,过去在我们谋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把环境仅仅视为适于发的商品。现在我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属于环境,而不是环境属于人类。因此,有必要在环境和发展之间确定一种新的综合性。

里约会议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世界首脑会议发出了正确的信息;它形成了国际意愿并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必须接着接采取具体和有效的措施。《里约宣言》绝不能是一纸空文。我们必须把其应指导持我们作出每项政策规定的规定变作行动。

1990年代是一个戏剧性变化的十年。必须把决定各种事件结果的矛盾的力量和暗流导向建立和平和民主的世界秩序。联合国本身就是一个灵魂,作为整体的人类的意识。为此它已显示了值得敬佩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高尚的人,那些富有献身精神的男男女女,都在世界各地努力完成很难完成的任务。我们向他们所有人表示

感谢。

我们已经达到这样一个时刻,作为会员国,我们必须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并忠于《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共同努力帮助联合国实现其目标。人类已经征服了峻峭的山峰。我们不能走回头路。我们致力于引导人类希望和期望,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民主和宽容的世界,使所有人都过上质量更好的生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愿代表大会感谢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发言。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西利乌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GJ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坎朱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大会本届会议是在一个新时代破晓时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超级大国之间以恐怖的平衡为基础的国际结构已经崩溃。我们看到在全世界促进和平和加快发展的新机会。然而,我们在区域和全球都面临着新的和空前的问题。

国际社会必须正视各种挑战并抓住过去几年中重大事态发展所带来的机会。我们必须在冷战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和进步的国际秩序,在这个国际秩序里,平等和公正对待的原则主导国家行为,弱国不用害怕强国的统治,到处繁荣昌盛,人的尊严得到保护。

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所商定的具体步骤才能建立这样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联合国是我们能够共同行动,为全球和平与繁荣作出新安排的唯一论坛。大会应当采取主动行动,在正在出现的国际关系时代里通过一项适当的行动计划。我谨借此机会提出巴基斯坦对这样一项行动计划内容的看法和建议。

为奠定新的和有效的和平发展基础,世界社会必须达到五个主要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提倡全球安全结构,确保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的安全。从历史上看,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威胁产生于获得权力和霸权的欲望,积累大量军火库助长

了这种欲望。以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永远不会稳定,因为它是不公正。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结构,这种结构将限制强国的霸权野心,在全球和区域各级促进裁军。我们只有采取这种措施才能建立一个确保全球和区域的安全的公正和稳定的秩序。这样一种结构首先要求按照民主原则振兴联合国,按照公认的国家行为原则管理国家间的交往,特别是各国人民行使自决权、尊重各国的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在全球和区域一级全面的裁军方案构成了国际安全稳定结构的第二根支柱。大量裁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最终彻底销毁这些武器,以及大量削减常规武库是裁军进程的基本要素。在彻底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前,必须停止这种武器扩散。我们高兴地看到美国同俄罗斯联邦之间达成的协定,根据协定它们将减少其战略核武库的一半。在目前不稳定条件下,进一步裁减这些核弹头是一个紧迫优先事项。巴基斯坦希望将能够大幅度削减核弹头的数量,最终在全球销毁核弹头。这已经不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了。

直至实现彻底的核裁军,核武器国家有义务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随着冷战的结束,没有任何理由不无条件地和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向无核武器国家做出这种保证。

核裁军方案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所有国家接受对核武器试验的永久禁止。不进行全面的核禁试从长远来说将损害核不扩散目标。我们进一步认为,在世界不同地区区域国家之间达成核禁试协定不仅有助于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而且也将成为在区域一级建立信任的重要措施。

裁军和不扩散条约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巴基斯坦完全同意,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将增加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危险。如果不扩散措施的范围应用是全面并且不加歧视的,这些措施就能获得普遍的信誉和接受。这项先决条件既适用于核不扩散,也适用于控制中程和远程导弹扩散的努力。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个超级核国家之间军备裁减方面的具体进展。推动区域裁

军比以往更加紧迫。今天,对和平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区域争端和分歧。军备竞赛越来越具有区域特征。除非更加重视对区域安全的关切,全球和平与安全将继续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认识到这一现实,已经开始集中注意在区域一级推动裁军。其证据就是大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的有关区域裁军的决议。这种方法在裁军审议委员会上届会议的审议中也显得非常突出。需要鼓励和加强这种趋势。

巴基斯坦完全赞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的目标,裁军谈判会议已将该草案提交大会。我们同国际社会完全一样,决心永远消除这一可恶的战争工具。但是,公约草案仍然包含某些使我们感到忧虑的条款。我们仍然希望,将能够纠正这些缺点,以保证普遍加入这一真正有历史意义的文件。

一项和平与发展行动纲领的第二个目标应当是促进最充分地应用自决原则。

GE

自决原则是现今主权和独立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基石。在过去四十五年中,在大会堂内有代表席位的多数国家通过行使这项权利获得了独立。所有在殖民外来统治,或外国占领下的民族都有权实行自决。联合国反复承认了这个权利。

自决的进程仍然是不完整的。安全理事会在其1948和1949年的决议中决定,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未来应根据其人民的意愿决定,这种意愿应通过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自由和公平的全民投票来表达。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承诺实施这些决议。这是安理会首次规定行使自决权的实际程序。具有讽刺意义和令人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规定行使自决权的最早决议仍未得到实施。

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但这并没有磨灭克什米尔要求自决的愿望。在为使克什米尔摆脱印度统治的斗争中,1947年那一代人的儿女们现正在牺牲他们的生命。自从1990年以来,1万多名克什米尔男人、女人和儿童被杀害。根据大赦国际的资料,大约1万5千名公民被关在克什米尔的监狱和拷问室中。40多万名保安部队所进行的残酷镇压未能挫折克什米尔人民的精神。巴基斯坦对他们的苦难不能袖手旁

观。我们将继续对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提供最大的道义、外交和政治支持。

除非这个悬而未决的争端得到解决,否则南亚就不可能恢复和平和安宁。巴基斯坦已经向印度建议开始根据《西姆拉协议》进行双边对话,以便在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基础上达成克什米尔争端的最终解决办法。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劝说印度停止其镇压政策,并开始与我们进行认真的对话,以及根据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和《西姆拉协议》的精神解决该争端。

我还敦促秘书长利用其崇高的职务劝说印度停止它对克什米尔人民的暴力和镇压行径,并允许他们行使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中所规定的自决权。印度企图将克什米尔人民长达45年之久的正义斗争说成是外部干涉,其目的在于歪曲历史事实,因此应遭到断然拒绝。

我在大会上重申巴基斯坦的一贯建议,即沿控制线部署不偏不倚的观察员,以调查和核实关于干涉的指控。我们是完全诚意地提出这项建议,并确信这样做将有助于毫无疑问地确定我们的正确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在印度占领的克什米尔的起义完全是本地居民自发的。其实,印度坚持拒绝我们的建议,这暴露了它的指控是空洞的。

巴勒斯坦人民也被剥夺了自决权。巴基斯坦也同样希望,目前的中东和平进程将导致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的基础上公正全面地解决中东问题。巴基斯坦还同意以下看法:以色列军队从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包括圣城耶路撒冷撤走,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对确保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是极其重要的。

在南非,在消灭种族隔离制度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最近的暴力有可能破坏谈判进程。南非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停止流血并法办那些对最近的屠杀负责的人,以此承担起挽救谈判的责任。同时,应保持对南非的国际压力,直至在过去两年中实行的积极改革变得不可逆转,以及南非人民为争取正义、平等和多数人统治

的斗争获得最后成功为止。

巴勒斯坦完全支持秘书长为在柬埔寨实施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我们呼吁柬埔寨所有派别与联合国合作,以创造有利于在柬埔寨建立一个国家政府的条件。巴勒斯坦致力于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这表现在它对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提供的相当大的捐助,我们为该机构提供了整整一个步兵营。

英勇的阿富汗人民终于再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1992年4月28日,阿富汗临时政府在喀布尔掌权。巴基斯坦祝贺阿富汗人民所取得的胜利,并承诺在建国和重建的艰巨任务中对它提供完全的支持与合作。我们决心在主权平等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与阿富汗发展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真诚希望,阿富汗的和解进程将加快,该国人民将能生活在和平与和睦中。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对重建阿富汗和重新安置返回难民,以及对供养仍在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数百万难民作出其应有的贡献。巴基斯坦准备对重建战争破坏的阿富汗经济这项重大任务作出自己的贡献。

巴基斯坦欢迎以下联合国新会员: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圣马力诺、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它们参加本届会议是联合国的一个力量源泉。

不幸的是,这些新会员国之一正在受到残酷的侵略。本世界组织必须坚决反对这个侵略行动。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包括根据《宪章》第四十二条使用武力,以扭转塞尔维亚的侵略并恢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波斯尼亚应该根据《宪章》关于自卫的条款获得援助。安全理事会应撤销制裁,以使波斯尼亚能够接受这种援助。我们进一步敦促立即成立一个国际法庭,以起诉和惩罚据报道塞尔维亚部队所犯的战争罪行,包括所谓“民族清洗”的种族灭绝做法。世界社会还必须作出更坚定的努力,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能达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受苦受难的人民。

巴基斯坦认为,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不复存在。因此,不应允许塞

尔维亚-黑山占据前南斯拉夫在联合国的席位。

我们必须在一项行动计划中促进的第三个目标是建立《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中所设想的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有效结构。随着冷战的结束,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来源和规模更有可能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因此,必须在区域范围内建立防止战争的堡垒。

巴基斯坦希望与印度建立睦邻关系。我们希望把精力专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尊严地生活。但除非在南亚存在普遍的信任合作气氛,这些目标就无法实现。

在南亚,就象在其他区域一样,区域各国之间的军事能力的平衡对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有效结构是极其重要的。巴基斯坦已向印度提出关于达成区域或双边协议的建议,以确保核武器不扩散,完全禁止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互相和均衡地削减两国的常规力量。

MJ

巴基斯坦和印度已经达成协议,不攻击对方的核设施,预先通告军事演习和预防侵犯领空事件的发生。最近,我们还签署了一项关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声明。

令人遗憾的是,印度对于目的在于确保在南亚不扩散核武器和实现相互与平衡地裁减常规部队的建议仍然无动于衷。它继续投票反对建立一个无核武器区的建议,尽管该建议已经得到大会多次赞同。印度还没有接受由美国、俄罗斯联邦和中国,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参加的谈判的建议,以确保在南亚不扩散核武器。所有其他提到的参加者都已经对此建议作出了积极响应。

巴基斯坦地处南亚、中亚、中国、西亚和海湾的交叉口。在过去,该区域是相互竞争的各帝国主义强国相互争斗的对象。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亚各独立的共和国的出现,巴基斯坦希望能够成为亚洲这些相邻地区经济和商业合作连锁结构中的一环。把中亚各国接纳进经济合作组织,使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结成一体,将有助于该区域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经济实体。巴基斯坦同海湾合作委员会各成员国有着

密切的、兄弟般的关系,我们希望促进海湾地区的合作与缓和。同样,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可以为各区域国家间关系开辟一个新时代作出积极贡献。

至于印度洋沿海和内陆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产生于这些国家的军事能力相差甚远。巴基斯坦总理已建议召开一次沿海和内陆国家会议,商定加强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措施。该区域各国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力量保持一个公正的平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前提。大会应该向联合国印度洋委员会建议适当的指导原则,为这一战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制定一个新框架。

“和平与进步行动计划”的第四项和基本目标必须是振兴全球经济增长,并在正义和公平的基础上重建国际经济关系。正如秘书长在他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指出:

“政治进步和经济发展是不可分的:两者同样重要,必须同时进行”。(A/47/1,第64段)

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赤贫的情况在增长。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强化了贸易保护主义,冻结了发展援助的水平。上述情况加上发展中国家支付外债的沉重负担,已导致产生负资源流动的有害现象。

在各国命运相连,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我们不能允许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第三世界的进一步贫困可以危及国际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把发展中国家纳入世界金融和贸易体制可为国际产量作出巨大贡献,东亚的情况就是一例。事实上,现在有一个创造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的独特机会,因为发展中国家以及中欧和东欧各国都已采取自由市场和贸易开放的原则。

巴基斯坦建议采取下列步骤振兴世界经济增长,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困境。第一,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应在财政和货币领域采取必要的政策行动,振兴全球增长,走出目前的衰退。第二,它们必须克服要求保护主义的特别利益集团,不再进一步拖延完成乌拉圭回合。第三,有效地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老老实实地还债付息的国家使本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应通过慷慨的收支平衡支助来向它们提供救助。

第四,在欧洲和北美洲区域贸易领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机会。第五,必须产生财政资源以满足最贫困国家的发展需要。第六,发达国家应支持以稳定商品价格的机制包括农产品。第七,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一项广泛的技术援助与培训方案,加强它们执行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的的能力。第八,提供额外资源和技术,根据里约会议的承诺,综合环境与社会经济目标,促进持续发展。

作为77国集团的现任主席,巴基斯坦将努力就所有主要经济问题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共同立场,包括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后续措施和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改造和振兴。我们也期望同我们的发达国家伙伴进行建设性合作。

巴基斯坦现政府已在本国推行一场自由市场革命。我们正通过解放我国私营部门的活力来求得经济增长。这些改革以取消管制和私有化为基础。我国为投资,包括外来投资提供慷慨的奖励。我国鼓励以出口型的经济增长。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反应非常令人鼓舞。私人投资已加速,我国的出口在全球经济减速的情况下继续增长。在过去几年中,尽管存在着一项激烈的结构性调整方案的种种限制,巴基斯坦的经济仍然每年增长6%以上。

不幸的是,大水给巴基斯坦带来沉重的打击。已有2 000多人丧生。对我国的公共设施、私人财产和农业所造成的损失估计达数十亿美元。我国已经充分动员我国的政府机制,以便从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中恢复过来。我们极为感谢国际社会所表达的同情和支持。我们感谢国际社会为水灾受害地区的救济和重建工作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援助。巴基斯坦人民是一个顽强的人民,他们正勇敢地面对这场自然灾害。

我们“行动计划”的最后及其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及人权领域中的作用和效率。巴基斯坦欣见各主要大国重新相信联合国的安全作用。确实,正如秘书长所说,这是国际社会建成《宪章》所憧憬的集体安全体制的第二次机会。安全理事会可以成为对较小和较弱国家进行侵略的一种可信的威慑。一旦侵略确实发生,安理会可以成为迅速恢复和平和纠正侵犯的机构。

虽然人们对安理会的振兴感到鼓舞,但我们必须承认,安理会在对侵略作出反应

的决心方面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的侵略本来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制止。只有在各国认为安理会的决定是公正和非歧视性的,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安理会的决定才有信誉。安全理事会的行动要得到支持,安理会的程序和进程必须是民主的和透明的。我们应该抵制造成新的特权中心的企图。

我们广泛赞同秘书长在他题为“和平纲领”中关于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中作用的建议。我们特别赞同秘书长的这一观点,即应在早期阶段发现容易产生冲突的局势,联合国应为其和平解决发挥积极作用。巴基斯坦强烈赞同各会员国更多地使用《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所规定的调停、和解与公断的程序。

GE

巴基斯坦参与一些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反映了我们无条件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为了表示声援我们的索马里兄弟,巴基斯坦向联合国在索马里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步兵旅以及交通工具和设备。巴基斯坦准备指派其武装部队中的特种部队,作快速部署为联合国服役之用。

我们认为,大会也必须能够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经济社会进步方面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我们的议程必须合理化。大会的决定也必须增加可信性和职责。各会员国应该遵守并执行大会的一切决议,尤其是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

《宪章》设想联合国在促进经济和社会与发展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现在,本世界组织需要更大的支持,以便能够对人类面临的一系列新的全球问题作出反应,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贩毒和国际移民问题。联合国会员国对这些问题作出的反应将影响二十一世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

如果联合国继续得不到它履行越来越大的责任必需的资金,它将失去发挥其潜力的第二次机会。在大会上,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确保联合国所有行动有充足资金的方法。

巴基斯坦代表团希望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即将通过一项和平与繁荣行动计划。

我们应该努力作出具体的决定,在大会五十周年会议以前调整国际关系。这将是一个使本世界组织走上实现《联合国宪章》所反映的和平、正义和进步的理想之路的适当场合。

有你这样一位具有广泛外交经验和智慧的主席指导大会本届重要会议,我们非常高兴。我相信,你将为关于我们时代重大问题的审议工作取得成功作出重大贡献。你的前任沙特阿拉伯的希哈比大使已经取得了极出色的成就,我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

本组织非常幸运有了一位新的秘书长。由于他具有杰出的学术和外交经验,他能够理解我们时代前进的历史潮流。他已经在捍卫正义、平等和和平方面表现出了政治勇气。巴基斯坦代表团对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有能力领导联合国会员国走向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充满信心。我们大家都希望在冷战的废墟上出现这样一个新时代。

渡边先生(日本)(以日语发言;英语文本由日本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衷心祝贺你当选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同时,我要对萨米尔·希哈比先生在担任主席期间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他1992年4月对日本的访问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联合国的密切关系。

去年,7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今年,又有13个国家加入联合国。我代表日本政府和人民,向第一次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表示衷心的祝贺。联合国现在已经有179个会员国,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组织。可是,它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正在大大地增加,这使得国际社会有了实现《联合国宪章》理想的前所未有的机会。

会员国对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寄予极高的期望。他在这一特别重要的关头担任秘书长,负担是很重的。我愿借此机会保证,在我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的时候,日本完全支持加内夫主席和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并予以充分合作。

现在,联合国成立已经近半个世纪了,国际社会已经从以意识形态和武力为基础的东西方对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冷战后的世界面临着控制旧的国际秩序的国

家之间的力量关系变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地方主义的复活以及种族、宗教和其它冲突带来的地区不稳定。

海湾危机表明,一旦和平遭到破坏,恢复和平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是很高的。每天,前南斯拉夫地区无数难民被迫逃离他们的家园。那里每天都传来无数暴行的报道,在索马里,内战和严重的旱灾正造成极端的人类痛苦,克服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需要进行紧急努力。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护全球环境是需要我们严重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这些挑战更突出了各国以和解与合作的精神寻求解决办法的必要性。当联合国作为协调我们努力的中心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时候,这种和解与合作应该成为促使我们为新时代建立一个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审查一下联合国的作用和功能,认真地考虑怎样加强它的作用与功能,并思考每个会员国怎样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最大贡献。

WG

1992年1月举行的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使我们有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在国家和政府首脑一级审查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鉴于目前的世界局势,在首脑会议所进行的审议的基础上拟订的题为“和平议程”的秘书长报告确实是一项及时的贡献。我最高度地敬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的倡议,该倡议在秘书处的勤恳协助下得到实现。

日本认为,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要求采取以下五个方面的办法。

第一,必须努力减轻国际紧张局势。美国和俄国今年6月在首脑会议达成的大幅度削减核军备的协议是非常令人欢迎的。我们希望这将导致所有核武器国家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扩散问题要求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制度,并使之更加具有普遍性。《条约》的签署国应该协调它们的立场,以便确保《条约》在它们于1995年举行会议时顺利得到延期。

不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向前苏联的武器科学家提供就业帮助。为此,日本正

努力与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各国进行合作,使一个国际科技中心迅速开始作业。

在裁军谈判会议结束有关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以及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预计在本届会议提交大会是向前迈进的划时代的一步。日本真诚希望尽可能多的国家将成为公约的原始签署国。

常规武器是需要有关国家保持警惕以防止区域性不稳定状况的另一个领域,这尤其是鉴于在某些区域已经发生的重大武器转让。为了提高武器转让的透明度,从而加强国家间的信任,有效实施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去年与欧洲共同体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建议建立这一登记制度。日本与其进行这项努力的伙伴计划向大会本届会议提交一项决议,要求会员国广泛参加这一登记制度。

第二,需要加紧努力,防止冲突的发生。至目前为止,日本在通过《预防冲突宣言》(43/51)和《联合国事实调查宣言》(46/59)这些大会决议的通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加强联合国预防冲突的作用,除其他以外,秘书长必须有能力和从事事实调查行动,发出早期警报并不断监测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的情况。为此,立即向秘书长提供有关冲突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我建议在联合国秘书处内设立一个冲突情况资料交换中心。这个部门将整理通过秘书处事实调查活动所收集的或由各国政府提供的冲突情况资料,并以客观方式提供给安全理事会和会员国,帮助它们对形势作出判断。

在此我应指出,日本基本赞同秘书长的报告中叙述的预防性外交的构想。但是,例如在只是冲突一方的同意下“预防性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想法涉及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三,联合国会员国应该作出更大的外交努力,和平解决冲突。鉴于最近发生了许多区域性冲突,各区域性组织和联合国会员国作出努力解决这些冲突变得日益重要。欧洲共同体带头进行的恢复前南斯拉夫和平的努力以及亚洲地区国家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为恢复柬埔寨和平而作出的努力就是我所提的那种行动的例子。有关国家目前对中东和平采取的步骤也应该得到赞扬。日本也打算在多边协商

中发挥积极作用。

我打算确保日本继续为在亚太地区建立和平和稳定加紧进行外交努力。就柬埔寨的和平而言,日本一直发挥积极作用,例如通过担任今年6月在东京举行的柬埔寨重建和复兴部长级会议的东道国。日本将与其他国家合作继续作出巨大的不懈努力,敦促红色高棉与柬埔寨其他各方和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联柬权力机构)一道努力,迅速推进和平进程。日本还打算在安全理事会有关这个问题的磋商中发挥积极作用。

减轻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对东亚的和平和稳定来说极其重要。日本准备尽可能促进建立一个有利于南北朝鲜对话的环境。在此方面,日本欢迎中国和大韩民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希望这将导致两国在今后进行更广泛的交往。

我欢迎大韩民国总统卢泰愚在今天早些时候的讲话中提出的想法,就是增加东北亚有关各国之间对话的机会,这与日本自己的想法一致。我认为,在平衡的基础上扩展日本与其邻国俄罗斯联邦关系的各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方面,我认为通过缔结一项和平条约,建立日本和俄国之间的信任关系将极大地促进我们区域的和平和稳定。

GE

第四,作为联合国主要作用的核心维持和平行动,应当得到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近年来在质量和数量上有所发展,扩及到新的责任领域,而活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然而,正如秘书长的报告中所提到的那样,它们面临着很多问题,包括更加需要资金以及缺少后勤人员。因此,联合国各会员国的积极合作是很重要的。

今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国际和平合作法》,确定了最终使日本能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济行动的国内安排。日本除它迄今提供的财政捐款之外,还打算通过在这条新的法律范围内所允许的最大限度上派遣人员进行合作。

实际上,已经决定向在安哥拉的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派遣选举监督员以监督那

里的选举,并向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派遣军事观察员、一个建筑队和民警。第一批小组已经派出。日本还计划向柬埔寨派遣选举监督员,以监督定于明年在那里举行的选举。

日本认为,联合国四十多年来所坚持的维持和平行动的原则和做法,今天仍然恰当和有效,而且今后将继续如此。秘书长报告中建议的“维持和平部队”的设想,为未来联合国维持和平努力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方法,但却需要加以进一步研究,因为它扎根于一种与过去的维持和平部队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

为了在全世界建立和平,应以适应各地区局势的方式加强和开展对话与合作。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所体现的欧洲区域合作机制,以超出在过去冲突的背景下建立信任的努力范围。它们已演变为共同努力为实现区域稳定和繁荣的框架,并已开始以具体方式发挥防止冲突和加强其维持和平能力的作用。

在世界其他地区促进和平与繁荣的区域合作,尚未成熟到欧洲所具备的同样程度。应探索各种方法,以实现以各地区的政治和地缘政治特点为良好基础并适应其需求的对话与合作形式。

关于亚太地区的安全,日本认为重要的是要维持和加强各种框架,以双边地或在几个有关国家之间处理各种问题,同时争取促进区域范围的对话。我认为,目前各种论坛中的一个对这种区域范围的对话具有最大潜力的论坛,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部长会议的后续会议,日本去年曾建议,利用该论坛来进行我现在所指的那种政治对话,日本在促进同时向外部世界开放的亚太地区的更大合作的努力中,一直为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我现在要谈到应付新威胁的问题。人类当今所面临的威胁并非都是军事性的。有关全球环境恶化,难民、贫困、人口过多、毒品、艾滋病等问题以及其他非军事性威胁,正变得日益严重。医治各种症状是根本不够的;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必须携手消除这些弊病的根源。可以毫不夸张地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将需要最大程度的人类集体知识及人类最高道德论理标准的实施。

在这方面,我要重新强调尊重人权的重要性。基本人权不仅是一种普遍真实的价值,而且是确保每个人享受美好生活及发展民主社会的根本。在最近冲突地区缺乏对人道主义法及少数民族权利的尊重的情况,令人深感不安。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社会需要责无旁贷地更认真地尽力解决发展中世界的贫困问题,因为维护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北方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进行合作。联合国必须加倍努力同贫穷作斗争并消除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不稳定的根源在于贫困,认识到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从而加强政治稳定。

在解决贫困问题时,我们必须铭记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一些国家的经济正要起飞,其他一些国家正濒于解决其不断加重的债务问题,而另一些国家--如西撒哈拉以南各国--却仍然面临着沉重的经济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一种经过精确调整而适应这些不同情况的方法。

日本打算协助联合国为更有效地解决这些影响到全人类的问题而进行的努力。例如,日本意识到其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成员的作用,计划在西撒哈拉以南国家、主要援助国、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合作和参与下,于明年秋天在东京主办一次非洲发展会议,以讨论非洲经济发展的主题。处理这些问题的另一个及时的事件,就是定于1995年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日本打算在这两次会议中进行积极合作,以确保它们取得真正成效。

WG

现在我谈环境与发展问题。坚持最近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后续工作十分重要。日本想为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工作作出积极贡献,该委员会的建立已列入本届会议以及如联合国环境署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样的国际环境机构的议程。制订必要国内安排的进程已经展开。日本不久将完成国家行动计划草案,并准备帮助发展中国家制订他们的行动计划。根据已宣布的在今后五年中将与环境有关的官方发展援助增至9 000亿至10 000亿日元的目标,日本将通过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政策对话努力确定、制订并实施最优良的项目。在现阶段,我想确认日本

的建议,即在1997年以前举行专门讨论环境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作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续会。

虽然难民正返回他们在柬埔寨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家园,在前南斯拉夫和索马里的难民问题依然极为严重。国际社会必须共同解决十分复杂的问题,包括提供避难所和紧急援助以及帮助难民在自愿返回家园之后重新进入社会。日本将继续积极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其它国际机构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人口是全人类面临的又一问题,该问题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日本希望在筹备1994年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时,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和联合国大学合作,于1994年举行由世界主要国家参加的人口统计问题会议,在这方面我们真诚的希望得到成员国的合作。

我现在想谈谈振兴联合国的步骤。联合国目前面临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联合国的组织--它还没有完全适应正在变化的时代--严重的预算危机以及联合国各机构之间沟通不足的状况。

首先,联合国作为全球组织的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合法性、可信赖及效能。如果联合国想在合法、可信赖及效能的基础上实现其《宪章》的理想与目标,包括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得到会员国的完全信任。在这方面,联合国必须改组自己以对我们最近所目睹的划时代变化作出反应,这些变化在联合国成立时是难以预见的。这些变化包括国际局势的迅速变革,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增加以及全球权力关系发生变化。

然而,《联合国宪章》本身仍然包括历史的遗迹,如关于原敌人的条款。此外,本组织的结构也使它是否能够有效地满足人们的期望成为问题。安全理事会在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特别的重要作用,部分为了提高安全理事会的可信度和效率,日本认为有必要认真考虑如何改革整个联合国。这一努力应当包括考虑安全理事会的职能、组成和其它方面。我认为联合国有必要开始解决这一问题以加强其职能。1995年本组织成立50周年之际或许可成为解决这一问题进程中的关键时刻。重

新审议联合国结构的同时还应当改革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该理事会所发挥的作用与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同等重要。目前沿此方面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讨论是令人欢迎的事态发展。

联合国面临的第二个危机是预算赤字危机。联合国濒于破产。如果联合国要摆脱长期缺乏资金的困境,会员国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并立即缴纳会费。当务之急是拖欠的成员应补交欠款。鉴于维持和平行动的重要性,应当满足迅速增长的资金需求。在维持和平行动初始阶段提供资金尤为重要,会决定整个维持和平行动的结果。因此,日本计划向本届大会提交一项决议草案以确保满足重大维持和平行动在初始阶段对资金的需求,而不给成员国增加新的财政负担。我真诚地希望该决议草案得到成员国的广泛支持。

MJ

第三个问题联合国机构的通讯不足。改进联合国各组成机构的通讯对于确保有效的利用联合国的有限资源和充分发掘本组织的潜力是有必要的。具体来说,改进安全理事会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的联系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的通讯是重要的。例如,应议考虑建立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在某一时间2个和3个机构--主席之间的定期交换意见和密切联系的机制。此外,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按照《宪章》第65条的规定接近安全理事会并向其提供情况也是重要的。最后,每当一个重大的维持和平行动将涉及重大财政资助时,必须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财政支助的重大来源、提供最多行动人员部队的国家以及有关地区的国家之间建立磋商的机制。

联合国正在进入一个比它近半个世纪以来经历过的具有巨大潜力的时代。然而,这也是一个考验联合国能否发展成为全人类争取和平和繁荣的全球性组织的时代。摆在面前的巨大挑战和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要求每一个会员国积极了解其责任及其应该承诺的负担。

日本高度重视联合国并致力于它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和理想,日本决心为

国际社会作出其地位和责任相称的贡献——不仅在财力和人力方面，而且通过提高它在努力建立和平新秩序的中所起的政治作用。作为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日本正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我希望以这样的保证来结束我的发言，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使日本以和解与合作的精神继续增进它对国际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斯库比斯秀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接受我对你当选大会本届会议主席的祝贺。我祝愿你完成这一责任重大的任务时事事成功。我还要补充说，我们还要对于能有一位作为中欧和东欧民主改革化身的主席而感到高兴。

对即将离任的主席，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萨米尔·希哈比大使，我对他出色的领导和工作表示感谢。

我还要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托罗斯—加利先生保证，我们将始终不愈地支持他为使联合国不辜负我们时代的期望、和无愧于《宪章》法律所作的不懈努力。

我们怀着非常满意的心情欢迎联合国的新成员加入我们的行列：圣马力诺、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以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冷战的结束开辟了一个没有核恐怖和基于国家间相互尊重、更加平等的机会和有效合作结构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它提高了人们对于一个更安全、更平等、更人道的世界的期望。然而，我们将这些希望变为现实还离得很远。

因此，国际社会已开始重新审查和调整联合国的结构和职能会员国越来越多地从加强努力促进本组织的有效性和效率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用秘书长的话来，说他们应该寻求“改变机构的面貌”。我们的50周年将是一个重新评估本组织的结构以便充分发掘《宪章》的潜力的一个适当的场合。在我们谈论改革之前，我们必需首先重读《宪章》，以试图始终如一地实施《宪章》，并使其应用于冷战后的现实和由南北关系而产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的挑战。

• 副主席弗佛洛先生（莱索托）主持会议。

秘书长在他富有想象力的报告“和平纲领”(A/47/277)中提出了重要的建议。我们欢迎这一文件和其中所提出的建议。

国际安全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尽管军事因素继续起关键性作用,安全与稳定越来越依赖其他的因素。

我们在经济领域里面临紧迫的任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以及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而出现的新民主国家的经济必须提高效率。在保护环境、难民问题及自然和人为的灾害方面存在着巨大挑战。难民问题是那些不首先解决根本原因不能有效处理外在表现的问题。索马里由于饥荒而引极的悲惨的状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不仅需要紧急的国际救济,而且需要持久的援助。

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里取得的进展对国际安全的气候有着直接的积极的影响在过去12个月中,除其他事项外,这一重要领域里的谈判产生了开放天空条约、美国和前苏联的4个继承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关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协议和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这种武器的公约。日内瓦裁军会议应该受到称赞的是,它最终就取缔这些令人憎恶的武器达成了一项协议。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国家已经承诺成为这一重要文件的原始参与国。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都这样作。

MJ

然而,军备控制和裁军都是未完成的事业。联合国必须应付目前在各个武器库中仍然存在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杀伤能力过度的问题及大规模杀伤武器和导弹技术扩散的危险不断增长的问题。目前立即需要管制国际军备转让。必须在军事领域促进开放和透明度。除非我们能在所有这些领域取得进展,否则难以实现军事稳定和信任。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只要目前的各种格局和措施未得到纠正,包括种族仇恨和民族主义在内造成不稳定的非军事原因未得到消除,国际和平与稳定最多也仍然是很脆弱的。

前南斯拉夫的危机,特别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危机,是目前最严重破坏国

际和平的突出事例。它是对区域安全的威胁。不遵守有关武装冲突的法律；发生各种暴行；迫害各种居民集团，包括强迫移居和“种族清洗”计划；公然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对人道主义援助施加障碍，包括阻碍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活动——所有这些行为都显示出一场前所未有的区域冲突，它充满了扩散到他国的危险和具有无可估量的后果。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迪乌斯·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最近的报告载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和人权遭到了侵犯。报告认为冲突各方都是有责任的，同时确认责任的程度决不是同等的，甚至都是不可相互比拟的。

根据有关拘留平民和战俘营地的报告，波兰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其今年8月7日的要求，即立即关闭所有这类营地，迅速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此外，必须确保对所有违反武装冲突法律的肇事者提起刑事起诉。

波兰向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利机构及驻前南斯拉夫联合国保护部队所提供的部队属于人数最多的。与此同时，波兰确认迫切需要重新估计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和结构，其中包括由秘书长所提议的建立一支由本组织掌握的常备部队。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从各国的国防预算中为维持和平行动拨出经费。从各国年度军事开支中仅拨半个百分点用于维持和平行动将有助于克服目前的经费紧张。这样，维持和平与安全将真正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波兰随时准备为建立筹备维持和平部队的国际中心作贡献。为此，我们提议向联合国提供波兰境内的一座军事基地，俄国军队已从这些基地撤走。

在这里我要强调波兰政府表示愿意从1993年起，除后勤部队外为维持和平行动派出两至三个能够自给的步兵营。这支部队最终可以长期提供给安全理事会。因此我们完全同意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昨天在发表讲话时所说的话，即应当给维持和平以新的侧重。其他发言者也表示了这样的想法。此外，响应秘书长最近的建议，波兰愿意参加有关执行《宪章》第四十三条的磋商。

现在我来谈谈区域主义问题。在今天的辩论中已经提出了某些问题。我特别是

指英国外交和英联邦事务大臣与荷兰外交大臣的发言。

会员国应当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宪章》第八章中所提供的机会。我们认为，区域和各洲的安全结构应当成为全球安全结构的组成部分。

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在前南斯拉夫、在摩尔多瓦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敌对行动暴露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及某些区域结构的软弱。事实上，各种政治、种族、宗教和其他冲突任其膨胀，已经把不安全和不稳定扩散到欧洲及更远的地方。波斯湾的经验表明，联合国能够在恢复和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起到其作用，但我们仍然必须符合《宪章》的新安全的安排。在欧洲，这一需要已经为欧洲安全支柱北大西洋联盟、西欧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所确认。波兰支持他们参与维持和平、防止冲突和处理危机，并在这方面同其他机构积极合作。

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或安排建立和谐及具有建设性的关系将使联合国成为和平与安全领域具有更大效率的一个重要新因素。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对这一点正确地作了强调。

在危机局势中几个组织同时行动，最好在临时基础上建立一个单一的协调架构。这将有助于各种努力的重复、重叠或浪费。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提出进行这种合作值得赞扬。欧安会宣布自己是《宪章》第八章意义上的区域安排。这意味着在欧洲同全球安全之间建立的一个重要的联系。

我们关切和平与安全，就必须考虑非军事的因素。我首先来谈人权，在这一领域中波兰民族就争取个人得到尊重的内部斗争集聚了相当的经验。在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有关就今后动向的期望正在上升，恐惧也在增长。国际社会在许多严重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例中常常是毫无办法，因而感到沮丧。前南斯拉夫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联合国应当迫切地考虑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处理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这其中包括强制尊重人权的制度。在这方面，奥地利提交人权委员会有关建立人权紧急机制

的建议值得给予适当考虑。

WG

行将如开的世界人权会议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场所。该会议应在人权方面采取一项全面的做法。应该详细地拟订出一项侧重行动的方案以便促进和实施各项人权并预防侵犯人权。它应有助于更好地协调联合国在该领域的各项活动。如何准备此次会议的基本框架已在联大第45/155号决议中得到明确。

在指出影响人权地位的诸多因素的同时,该决议强调其普遍性。在理解人权的内容和含意方面不应有任何差异,也不应在其运用方面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我们必须全力防止人权的普遍性受到削弱。

我国尤其注意保护少数的利益。这一态度在波兰与其邻国所签订的各项协议中均得到体现。我们完全赞同大会通过的关于在民主、种族、宗教和语言方面的少数群体的权利的宣言草案。

尽管由意识形态造成的东西方分裂已不复存在--我们对此表示欣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日益增长的南北分离,而象波兰这样的过渡中国家则夹在其中。其结果是,人人都应享有的和平、安全和自由的希望正日益受到侵蚀。

富足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之间的日益加大的差距以及在市场准入上存在的差别所显示的全球性不平衡必须得到缓解,这不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而且还有安全、人道和伦理方面的原因。在联合国系统准备未来的时候--2000年及以后--以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符合生态原则的持续发展应成为其重点和主要目标。除非我们组成一个发展联盟,否则我们将无法成功地对付未来的各项挑战。

其实,在欧洲也存在一种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所导致之分裂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有理由的。作为那些过渡国家来说,它们盼望已久的繁荣却落后了,没有与自由同步发展。西方各工业民主国家尚未对中欧和东欧国家出现的问题采取一种有条理的做法。一项有助于民主过渡的宏伟战略至今尚未制订出来,我相信这一战略的意义总有一天会被那些可能面临过渡及转变时期各种问题的其他地区和国家所高度赞赏。

毫无疑问,国际经济关系应本着国际稳定与安全的最高利益进行改革。一国的经济越强大,其政治和社会结构就越坚固,因而其对种族冲突,难民潮以及人口迁徙问题所造成的后果就更有抵抗力。我认为,这对过渡期经济的加速改造以及早日与世界经济结合提供了有效的论据。

对发展中国家以及过渡期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应认真加以监测。我们预期将要召开的关于社会政策和发展的联合国首脑会议将更具体地探讨这些后果,特别是涉及中欧和东欧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时候。在会议预备期间,如果秘书长能够起草一份与其“和平纲领”(A/47/277)类似的有关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项挑战的报告的话,这肯定将十分有益。

今年早些时候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探讨与持续发展所要求相容的环境保护问题为国际合作谱写了新篇章,波兰对此表示欢迎。

国际法十年虽然起劲缓慢,但确为弘扬法治作为国际关系的基准提供了唯一的构架。我们不应错过这一时机。联合国本身正面临一系列高度敏感的法律问题:比如主权的当代含意;各国的法治与国内司法;冲突情况下对国际法的尊重;实施人权的国际法律机制;设立国家刑法法庭;国家的延续以及国际赔偿要求等问题。

关于解决冲突,《宪章》第三十六条应作为依据。安理会关于调解纠纷的具体程序或方法所提的建议在争执各方无法根据其在第二条第3款下所承诺之义务加以解决时应成为一项惯例。波兰尤其赞成加强国际法院的作用。

最后我想指出,持久的世界和平只有在法律和正义成为指导全人类和世界各国的久不熄灭的航标灯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

阿弗厄格拉斯夫人(瑞典)(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对你当选本届会议主席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我深信本届大会定会取得成功。我还愿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这一关键性的变革时代领导联合国表示敬意。

*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自去年以来已有不少于13个新成员国在大会获得其席位,这是时代的写照。我对它们表示热烈欢迎。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戏剧性变化和面临巨大挑战。我们不应使给东欧带来自由的那场革命所激发的乐观情绪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而转变成一种新悲观主义。

冷战的结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联合国宪章》最初所憧憬的共同价值观念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绝无仅有的机会。各国间的协商一致正在出现,它是以民主以及作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繁荣之前提的自由经济为基础的。

GJ

我感到乐观的第一个原因是东西方冲突的结束。第二个原因是经验表明,任何国家都不会注定陷于贫困、发展不足和政治暴力的永久循环。几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在短短的时间内从赤贫向相对繁荣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

除工业化国家的传统贡献以外,我们还能看到经济上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同其他还没有达到同样增长水平的国家分享其知识和经验的趋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新形式的合作正在出现。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核灾难风险的消除使对和平与安全的其他威胁变得更加突出。这适用于经济发展问题,对环境日益严重的威胁和在某些地区已经严重恶化的种族和宗教冲突。尽管安全继续有着军事方面的问题,只有应用考虑到各个方面的更广泛的安全概念,才能应付这些挑战。

从长远来看,这类问题和冲突只能在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合作环境下才能解决。实现这一点的办法是通过自由交换知识和货物、通过区域合作和体制建设:在联合国系统内外建立和加强国际结构。今后,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伟大将不看它的军事潜力,而要看它是否能够通过和平合作创造一个文明社会。

一个开放、文明的社会的世界也必须是一个市场开放的世界。在西欧,和平与繁荣通过货物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得到巩固和保障。同样,在通常被称作第三世界的

和平和繁荣也只能通过全球的自由贸易和更开放的疆界来实现。

我们西方必须要做的事情不能仅仅是开放我们的市场。我们还有责任通过提供慷慨的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援助对最贫穷的国家尤其重要，它们还不能够充分地更自由的世界贸易中得到好处。

瑞典认为，关键的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实现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发展援助的目标。发展援助必须有效地促进对人权、民主和市场经济解决办法的尊重。不幸的是，帮助那些遭受饥馑、战争和其他灾难的人民也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

东西方对抗结束之后，得到重新推动的区域合作在明日的世界上将发挥越来越有力的作用。反过来，区域合作可以促进全球合作。如果正确地利用区域合作的机会，这种合作就将为建设全球一体化提供砖瓦。但如果这些机会得不到正确的处理，结果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保护主义。

欧洲一体化和东西欧在共同价值观和目标的基础上的重新统一，为泛欧合作创造了新的机会。未来的稳定取决于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过渡是否成功，而这要求欧洲的支援。

一个团结的和成功的欧洲可以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成为欧洲共同体的一员是瑞典的坚定信念，作为一个成员，瑞典将继续为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向世界开放的欧洲而努力。我们认为，一个内向的欧洲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环境威胁、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继续向我们提出巨大的挑战。大众贫困和人口加速增长仍然困扰着许多国家。使用毒品和贩运毒品仍然是国际社会主要关心的问题。我们看到国内的问题和外来的压力都可以使社会垮掉。

事实上，人的活动和自然灾害同样可能造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大规模的难民流动。在欧洲，迄今为止我们未能制止在前南斯拉夫悲惨的事态发展。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我们的地区所经历的最残酷的冲突。瑞典正在努力加强区域机制和国际框架以便处理我们在巴尔干、摩尔达维亚和高加索所看到的这类冲突。

在我们附近,瑞典集中注意前苏联部队无节制地驻扎在波罗的海主权国家所固有的冲突风险。我们欢迎俄罗斯和立陶宛最近就撤离部队达成协议并期待也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达成类似的协议。

虽然冷战的结束鼓励了向和平解决迈进的步伐,区域冲突,经常是长期的区域冲突继续在世界许多地区造成受害者。在非洲一些地区,长期的干旱加剧了区域冲突,造成波及数百万人民的饥馑。任何人都不能对索马里的形势漠不关心,那里的平民人口受到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沉重的打击。

在非洲之角其他地区,居民也受到战争的影响。通过捐助大量资源,瑞典正在参加现行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济措施。然而,人道主义援助必须与建立持久和平的政治努力结合起来。

在为谈判解决问题已采取了重要步骤的南非,有可能造成恶性循环的政治暴力笼罩了事态发展的积极特点。瑞典政府支持秘书长为结束暴力并为迅速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和建立一个民主的南非恢复谈判的努力。

在中东现在开辟的实现和平的历史性机会一定不能失去。但是,和平要有真正的内容,就必须全面解决问题,包括多边工作组在和平进程的框架内讨论的所有问题。中东在一些领域可以从区域合作中得到巨大的好处。

当冲突各方坐到谈判桌旁时,便经常创造了一个建立信心的有力进程。我们希望在南非的政治进程中和在中东的和平进程中将出现这种有力的结果。

最近裁军领域的发展尤其给人以希望。去年,美国和有关的独联体成员国同意削减三分之二战略核储备,并销毁其大部分战术核武器。

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是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国际努力的一个历史性成就。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国际协商一致将导致处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扩散的进一步有效措施。瑞典尤其注意不扩散核武器和通过1995年的审查会议加强并无限期地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GE

大会本届会议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作出的决定采取后续行动。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本着合作和团结的精神一起工作,以便对付对我们环境的威胁并实现对环境无害的发展。

一位瑞典诗人曾经写到:“武力可能创造的东西既不稳定,也十分短暂”。这也是历史的教诲。解决政治和宗教对抗所造成的危机和冲突的持久办法必须以民主和国际法的各项原则为基础。因此,维护超越国家、种族和宗教界线的国际法准则符合大家的利益。

在欧洲,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的一个可喜的事态发展。在冷战期间,欧安会的作用是架桥梁。它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支持东欧各国进行过渡,并帮助这些新国家找出和平共存的方式。我打算在瑞典12月担任欧安会部长理事会主席时,努力进一步加强欧安会建立和平和解决冲突的能力。

但欧安会在赫尔辛基明确宣布自己为《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区域组织时,联合国和欧安会之间的协调得到了加强。对旨在解决前南斯拉夫境内冲突的各项努力有积极的影响。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在其它冲突地区也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安全合作。

但是,联合国负有解释和运用国际法的根本责任。强制措施仍然是联合国的特权。但是,联合国要能够满足今天的要求和明天的期望,就必须在若干重要方面得到加强。

瑞典愿为这一进程作出贡献。首先联合国的创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的能力必须加强。这也适用于安全理事会,因为按照《宪章》,它负有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这也适用于秘书长,应该使他更加有可能采取主动行动。

至于加强安全理事会,我们所想的主要是安理会早期处理国际和平威胁的可能性。但是,在改变安理会构成及其决策程序方面应该慎重,因为安理会现在终于正在象《宪章》所预期的那样进行工作。同时,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应该继续得到会员国的广泛支持。这要求安全理事会成员和联合国其它会员国进行密切合作。

瑞典对题为“和平纲领”的秘书长报告表示欢迎。北欧国家在早些时候的一份

题为“建立和平--1990年代的联合国”的文件中曾讨论过该报告提出的若干提议。在该文件中,我们曾呼吁加强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从事预防性外交的能力。人们欣慰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现在已得到最优先的考虑。

给予联合国预测和预防冲突的具体可能性是至关重要的。为预防目的部署维持和平部队应该是可行的。应该敦促冲突各方利用国际法院和平解决以其争端。违反基本人权的行径可能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全理事会应该对此采取措施。

关于按照《宪章》第42条使用强制措施维持或建立和平的棘手问题,以及在国家基础上为此目的建立永久联合国部队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真关注并分析这些问题。对联合国做法的任何改变都必须在尽可能广泛同意的情况下进行。

秘书长的报告还载有为传统维持和平任务筹措资金的提议。在扩大联合国维持和平努力的同时,资金筹措问题已变得越来越重要。维持和平行动绝不能象过去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建立在会员国施舍的基础上。北欧国家已断言,建立维持和平行动应急资金将是朝着解决资金筹措问题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是,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资金筹措困难的一个方面。鉴于政治方面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如果要使联合国能够完成其今后的作用,就必须给本组织的财政危机找出长期的解决办法。另外,所有会员国都必须按照《宪章》规定的义务,缴纳其分摊的会费。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瑞典所倡导的更广泛安全的概念已列入“和平纲领”。这个观点应该成为整个联合国系统改革的基础。秘书长在其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今年届会提交的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他的中心信息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区分联合国在政治领域和经济及社会领域中的任务。在这方面,1995年召开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建议显得尤为意义重大。

在北欧联合国项目中,为联合国发展援助的工作更加有效,已经提出了若干具体提议--例如,建立新的管理体制和新的资金筹措制度。我们对大会在加强联合国对

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反应能力方面所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表示欢迎。继7月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会议后,我们希望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可在经济及社会领域成功地推行改革措施。

保护人权也列入了广泛安全的概念。在筹备明年联合国人权会议的时候,瑞典打算为制订可以在全世界,既在发展中国家也在工业化国家加强尊重人权的各项措施和程序而努力。让我强调指出,瑞典政府认为,尊重基本人权和经济与社会发展有明显的联系。因此,一国的的发展问题不能同其尊重人权的事实情况相脱离。

瑞典正在申请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93--1994年任期席位的候选人。我们是基于我们在联合国系统一贯所起的积极作用提出这一申请的。《宪章》规定,在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中,应该适当考虑会员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对联合国其它宗旨的贡献。

LH

许多瑞典人曾在秘书处和实地为联合国服务。象福尔克·伯纳多特和达格、哈马舍尔德等人的名字已成为联合国历史的一部分。

瑞典几乎参加了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根据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经验,我们和其他北欧国家能够向现在正为维持和平任务作准备的国家提供咨询和培训。

瑞典将环境问题列入联合国的议程。我国是这一领域中第一次联合国会议的东道国。

多年来,我们在规划和资金筹供方面一直处于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工作的前列。

瑞典是联合国许多发展机构的主要捐助国,是整个联合国系统第四大捐助国。

如果瑞典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席位的后选资格获得支持,我国将承担比我们在16年前参加安理会工作时更大的责任。我们准备承担这一责任。

在一个提出新的挑战 and 提供合作机会的国际环境里,瑞典的联合国政策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我们想要帮助加强联合国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建立和平的能力。这是一个维护安全理事会效力的问题,这也假定安理会的决定获得会员国的广泛支持。

应当让秘书长有采取主动行动的更大可能性。保证维持和平行动的资金筹供很重要。瑞典支持建立一个特别应急基金的建议。

第二,我们要为扩大国际合作机构而努力,以使我们能够对付90年代对和平、安全与经济发 展的威胁。我们极为重视联合国同区域组织之间的交往。

第三,我们要推动更广泛的安全概念的应用,其中不仅包括军事成分,而且还包括人权、民主、经济自由、社会公正和环境责任。我们支持这样的看法,即必须从同样的角度来考虑联合国在政治领域和经济及社会领域中的任务。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对这一性质的全面观点应当构成联合国系统改革的基础。

联合国能够在世界上实现真正的安全。它只有通过解决不安全的根源做到这一点。

席尔瓦·西马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在我们的时代,寻求人民之间的和平、谅解与合作的努力取得了独特的进展。人类越来越认识到这一新的现实。

因此,目前是在联合国内部进行思考和对话的一个适当的时机,回顾一下我们的成就和我们的缺点,认真、深入地研究我们交给本组织的作用和我们想要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的希望。

我谨在此重申艾尔文总统政府有关出于道义、政治和社会原因必须将人民的需要置于联合国活动中心的信念。减少贫困、增加就业和促进社会团结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需要。

出于这些理由,大会本次第四十七届会议的重要性是不容争辩的。

我们欢迎已经加入联合国并将同我们一道参加其工作的新会员国。

主席先生,我们欢迎你的当选,因为这将使一位精通世界政治的人物来指导我们的审议,将我们的审议引向使所有人感到满意的结果。与此同时,我们对你卓越的前任、希哈比大使审慎地领导表示赞赏。*

* 副主席福富洛先生(莱索托)主持会议。

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我们已经将超级大国之间的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对抗与核浩劫的危险抛在背后。

但是和平没有保障。由于种族主义、宗教狂热和极端民族主义,仍然存在着新旧紧张局势;为所有人实现发展的历史性挑战仍然存在;并且还有对我们所有社会中被剥夺最多权利成员的无法重新安排的可怕的社会债务。

本组织仍然面临着许多需要采取更有效行动的挑战。波斯尼亚战争以及在前南斯拉夫遭到冲突破坏的领土上几乎达到种族灭绝的程度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报告需要我们采取一致和强有力的行动。

在南非开始的前景乐观但是仍然不确定的进程向我们组织提出了新的挑战。

正在进行的中东问题谈判是未来的良好征兆,但世界的其他局势仍然对和平构成威胁。

贫富之间增长的差距造成的社会对抗已成为全球不稳定的根源。今天,公平地发展比以往更加是和平的新的要求,是我们应当携手完成的共同任务。

冷战已经过去,联合国比以往更能发挥作用。联合国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可发挥中心作用,这一新秩序将使我们能够面对严重威胁世界许多地区和平的危机。

只有当联合国得到加强、获得更多的尊重并在实现其崇高目标时变得更加有效,才能克服这些危机和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挑战。

当然,我们呼吁本世界组织完成的这项沉重的任务必须得到区域组织进行的预防性活动的补充。我们自己的区域组织、美洲国家组织正在执行这项任务,它现实和坚持不懈地努力预防和解决区域中各种困难的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在联合国里制订把个人的安全作为国际合作优先目标的概念、原则和协定。这反过来将加强各国间的共存。

我们必须共同寻找新的政治方向,使我们能够加强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捍卫人权、保护环境、同毒品贩运和恐怖主义作斗争以及缩小南北差距方面的作用。

GJ

出发点必须是那些激发我们采取行动的价值观念。智利在这个世界讲坛上宣布：它毫不动摇地致力于和平和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它深信正义是任何真正稳定的基础；它相信人权的普遍价值，它对个人创造性和作为理想的政府形式的民主的尊重——一句话，它致力于满足我们所有社会中的地位最低的人的需要并承认法律的有效性以及应寻求达成一致意见，作为主要国家和国际协定的基础。

智利坚定地相信《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作为一个世界议会，作为一个国际辩论和协议的讲坛，作为一个创新的技术分析来源，以及作为负责和平、安全和发展的多边机构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正如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联合国的作用一样，我们也要求它应该有效率地和民主地实现其各项目标，这种要求是有限制的。当然，这取决于各国政府的意愿，并取决于加强秘书处的职权和自主权。

最重要的是，在作为主要政治机构的大会，作为负责处理传统的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机构的安全理事会，以及作为负责促进持续和公平发展的主要机构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之间需要达成平衡。

在这三级机构之间进行彼此尊重的合作应使联合国能够在建立一个所有国家的利益和问题都能在其中得到充分反映的国际和平秩序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在这个正在形成的，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应参与设计的新的世界秩序中，秘书长题为“和平纲领”(A/47/277)的报告占有重要的地位，报告中包括了预防性外交，和平的缔造，和平的保持以及和平的建立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智利同意应加强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预防性外交正在国际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建立和平的概念则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个概念的含意是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创造一种新的气氛和加强安全。

我国正在与联合国进行合作，并准备在将来必要时进一步参与联合国的活动。

智利随时准备参与联合国活动的立场表现在它对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的各项决定的支持。同样,它还在近年向联合国提供了它的武装部队和公安部队的知识和专业经验。在传统上,智利士兵参加了联合国在中东和亚洲次大陆的观察员部队。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员正在开始他们在柬埔寨的活动,我们的飞行员在科威特积极活动,我们的警察正在与萨尔瓦多的和平部队合作。

本着这种为和平事业服务的精神,智利经常参加在多边讲坛中进行的关于进行全球裁军的辩论,而这并不影响我们积极参与区域一级的活动。

我们支持关于化学武器的公约,并重申我们的合法愿望,即在真正开始讨论扩大裁军谈判会议问题时成为其正式成员。

在区域方面,我们认为我们同阿根廷和巴西一起采取的主动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是通过旨在加强其监测系统的一系列修订案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产生充分效力。它已由签署国会议鼓掌通过。

鉴于冷战后出现的,以谋求在大国间达成协议和创造友好与合作气氛为特点的积极精神,我国认为,时机已经到来,应该根据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时间表彻底销毁核武器,并且马上完全结束对核武器的试验。

我赞同北欧集团部长们的意见,他们在斯瓦尔巴群岛开会时欢迎正在作出的努力,特别是法国停止在太平洋进行试验。部长们还表示希望,对所有核爆炸的自愿暂停应成为永久性的,以便一劳永逸地从世界上消除所有这些威胁我们的安全,共处和环境的做法。

在今后几年中,我们还必须审议安全理事会的组成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重要的机构应该反映新的国际现实。因此,我们准备以关切和同情的态度审议将适当反映那些谋求成为安理会正式成员的新世界大国的愿望的新建议。

还有必要加强各发展中区域在这个机构中的存在。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成员国的增加,以及建立在一个永久性资料和对话体系前题基础上的新的区域代表形式。

随着它的逐步改进,这种做法可以成为区域集团的一种代表形式,这种代表形式

既能让当选国家有行动自由,又让该区域的国家能表达其意愿。这个制度如能有效地加以管理,将能确保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感到它们能在适当程度上参加安全理事会所做的决定。

智利还关心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该理事会是联合国系统中以统一的方式分析目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政治、技术和业务方面的主要专门机构。应加强和恢复理事会的活动,以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发展理事会,有能力指导高级别对话、制订发展政策,以及为联合国系统的业务活动提供适当的指导。

我们将在北欧国家和77国集团提出的令人感兴趣的建议,以及理事会最近一届会议上所作的决议的基础上积极参加目前正在进行的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

将促进改革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个因素是将在理事会之下建立一个持续发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成为监测环境问题的机构。持续发展委员会与世界环境基金之间的联系也是21世纪议程成功的关键,它是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所通过的雄心勃勃的行动方案。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各方作出重大努力以达成协议。越来越多的公众正在参加这个进程,他们正在仔细观察着这次会议的实际结果。

签署关于生物多样化和环境变化的公约,召开关于沙漠化问题的世界会议--这是一个对很多国家都很关心,而对非洲国家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以及关于公海捕鱼会议的会议都是保护环境的国际努力中的里程碑。

MJ

虽然我们有潜力实现一个世界和平新时代,但如果我们忘记了人类,我们就不能进入这样一个新时代。归根到底,我们衡量我们的领导能力和联合国存在的理由将是我们在社会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如果所有公民没有更大的福利,在国家或国际上都不会有和平、安全或持久的稳定。因此,我们提出了召开一次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倡议。这项建议最近已得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一致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已批准向大会提出一项积极

建议,建议大会在1995年初召开一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我谨借此机会感谢加入这一协商一致的所有会员国,特别是有关的决议的121个提案国。我还愿感谢秘书长把顺利实施此项倡议所必须的协商工作的任务交给我国驻联合国代表胡安·索马维亚大使。

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但仍有很多要做。无疑,解决这一局面的首要责任在于国内一级。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采取步骤稳定本国政治体制的运作、鼓励投资、贸易和技术发展,确保收入分配公正。

这里已经接受了这项挑战。现在智利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失业率已降到5%左右,通货膨胀降到13%。此外,在艾尔文总统政府的领导下,解决外债问题的过程已经完成,拿薪水的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加了15%,这在减轻人口中最无权的阶层的贫困状况的政策已得到贯彻。这是在经济开放的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开放是在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的背景下,集中致力于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率。

虽然,这些方案的成功已得到我国生活中各不同阶层的承认,但我们认识到,还有许多事情需要用我们的资源去完成。但我们同样认识,如果国际经济的基本规则能够更加公正,我国的受益将大得多。

就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更加明确和强烈地要求废除保护主义和制订稳定与非歧视性规则管理国际贸易的同时,各种单方面措施正在扭转这一世界范围的趋势,在世界各主要市场中树起各种直接的保护主义形式,背离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下建立的原则和管制构架。

我现在愿就秘书处谈几句。

第一,我们欢迎杰出的学者、外交家和政治家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当选为秘书长。智利一贯支持非洲大陆由非洲人担任这一崇高职务的愿望,联合国各成员都是见证。我们已在双边一级、在不结盟运动中,和在去年的大会上都公开表明了我们的意见。我们已经看到了秘书长的品德和决策能力。我们支持他履行其任务。

秘书处当然是《宪章》所规定的联合国系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机构。为了迎接眼前的挑战,秘书处必须以最大的效力和自主行动。

秘书处是为所有国家服务的,因此所有国家在秘书处各层次必须有适当的代表。联合国的效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技术能力、经验和公正性的信任。

在我们要求联合国履行本时代所产生的各项任务的时候,联合国经常处于财政无保障的状况是荒唐的。必须加强各国不断自动地支付本国的分摊会费。这无疑是所有国家分担的责任,但主要捐献国的责任最大。在一个虚弱的财政基础上不会有一个强大的组织。

各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会要在合作促进发展、环境保护和经济及社会分析等领域中继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必须按其真实价值评估这些机构所作的贡献,首先是对发展中世界的贡献。

联合国对即将在圣地亚哥举行的第二届美洲空间会议的支持又一次证明,区域和全球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

长期以来智利有幸成为联合国重要的区域办事处所在地。这些机构在我国存在,证明了智利对联合国各项活动的承诺。我们将永远准备支持联合国的活动。

联合国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令人兴奋的课题,我们聚集在这里当然也是因为联合国。事实上,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一直是我国所关心的问题。同样,不遵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使我们受到挫折。

每一个会员国的权利和义务绝不能降低成为一个合法性问题或简单的机械行动。我们承认对联合国系统的一种真正承诺,因此以负责的精神履行我们的每一项责任。

汇集在此的各国,事实上世界各国面前摆着一个牢固保障后代的未来,大幅度改进生活素质、消除发展差距和实现和平的最佳机会——简单地说,大家一起为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机会。让我们大家接受这一挑战。

议程项目113(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A/47/442/Add.2)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请大会注意文件A/47/442/Add.2,其中载有秘书长给我的一封信,通知我,自从秘书长1992年9月15日和18日的文函发出后,赞比亚已作了必要的付款,使赞比亚的拖欠款项减少到《宪章》第19条规定的数目以下。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已适当地注意这一情况?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皮涅伊罗先生(葡萄牙)(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本由代表团提供):首先,我谨祝贺大会主席和各位副主席的当选。我相信,在座的所有各位看来,他们公认的个人才干将保证我们的工作有杰出的领导。

我感谢离任主席萨米尔·希哈比大使在大会上届会议整个会议期间表现出的献身精神,为巩固走向大会改革进程作出了贡献。

GE

我还要讲一下秘书长,在他的领导下已经有可能采取具体和果断的步骤,以全面改革本组织并按照更灵活、更易于运转的方针调整秘书处。我国政府赞赏这一行动,并将给予充分支持。葡萄牙是以这种态度看待“和平纲领”(A/47/277)的。正如今天上午代表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发言的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所阐明的那样,我们认为,布特罗斯-加利先生提出的建议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在近代史中的动乱时期,葡萄牙主持了欧共体部长理事会的工作。传统的结盟

到处都在消失。不久以前还被认为是不改变的政权正让位于新体制，这些新体制注重于捍卫人类尊严和民主多元化。几十年的遗产在短短几年中就被摧毁了。

在1992年上半年，葡萄牙主持的部长理事会努力使欧共体对外界更加开放。我指的不仅是欧共体的扩大和政治对话。我指的是合作和援助的方法以及提出的关于解决国际经济关系重要问题的建设性建议。另外，我指的是对全世界区域一体化的鼓励。

此外，欧共体的对外活动不忽视危机局势。在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涉及前南斯拉夫几个共和国的冲突。重点是让联合国参与政治解决这一严重危机。我们从一开始就努力协调欧共体的努力和秘书长及安理会的行动。我认为，在这两个组织决策机构以及在欧共体观察员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驻地取得的协作程度都是非常积极的。我相信，以后的协作也肯定会是这样。

我愿借此机会重申，葡萄牙完全同意最近伦敦会议所确定的原则和措施。它们是谈判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基础。我们支持在伦敦会议上在欧文爵士和赛勒斯·万斯先生富有经验的指导下重新发起的和平进程。这一进程的基础包括在卡灵顿爵士主持的会议范围内已经做的工作。我非常感激卡灵顿爵士的称职和奉献精神。

最后，我必须向联合国保护部队的成员表示敬意，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葡萄牙有幸参加欧共体监督团和所有有关的人道主义机构。

我一直强调，进步的道路应该建立在国际社会各成员分担责任的基础上。正是出于这一信念，里斯本今年5月主办了关于向新独立的国家提供援助的会议。

在有关这一问题的第一次会议后，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在华盛顿会议上，我们试图解决苏联的崩溃带来的挑战。当时，我认为苏联的崩溃是本世纪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意识到需要克服的障碍，与会国同意支持在宏观经济领域提供援助和经济合作的结构性的计划。此类行动是对一些金融机构执行的计划的补充，而不是此类计划的复制品。

至于这次会议的政治方面，会议重申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必须努力逐步发展一种

反映在许多重要部门存在的相互依存的区域合作形式。

除了这一目标,我们还必须要求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承诺。此类行动对继续提供援助和民主改革进程非常重要。

世界其他地区也在发生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的事件。中东和平进程表现出了新的、令人鼓舞的活力。我们大家都必须加强这种活力。除这一在马德里开始的进程外,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

与欧共体其他成员一样,葡萄牙认为中东问题的任何公正、持久和全面解决办法必须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88(1973)号决议为基础。今年6月这种信念得到了重申,而且在里斯本举行的欧共体理事会会议上也发出了希望的信息。现在,以色列政府的新政策加强了这种信念,阿拉伯国家政府对这些新政策作出的反应将进一步加强这种信念。

我们一贯主张联合国参与这一和平进程,这符合联合国在国际政治中,尤其在中东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地中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欧洲,尤其对象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我们是该地区的近邻。在这一方面,马格里布对我们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有着共同历史和密切关系的近邻,我们有理由非常关切地注意马格里布正在经历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我们知道,这些问题的后果威胁着一个微妙的平衡以及这一地区人民的幸福。

因此,欧共体致力于加强区域团结并建立创新的对话与合作形式,以反映促使双方建立伙伴关系的目标。欧共体理事会里斯本会议在一项明确的声明中确定了这种对未来的看法,这将进一步发展欧共体与马格里布在各个领域的关系。

葡萄牙虽然是一个大西洋国家,但不放弃它的地中海遗产。

葡萄牙特别重视非洲。我们充满希望、乐观地注视着整个南部非洲正在进行的和解与民主化进程。

在安哥拉,盼望已久的大选即将来临。我相信,尽管在结构上和后勤供应上有困

难,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安哥拉人民将找到走向多元化和相互宽容的社会的道路。这个国家的巨大潜能以及人力和自然资源将成为这一社会的基础。

葡萄牙很高兴地欢迎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和抵运主席阿芳索·德尔卡玛先生最近举行的会晤。相互信任和开放的对话对莫桑比克和平进程不可逆转的发展现在具有决定意义,以后也具有决定意义。因此,我们希望与会各方发扬罗马精神。

一切表明,联合国将在这一进程的各个阶段发挥主导作用。鉴于联合国成功地参与了安哥拉的进程,我吁请本组织给莫桑比克以必要的关注、方法和资金,以使它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和平、民主和长期追求的经济进步。

南非是对地区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国家。葡萄牙与南非的主要政治力量保持了密切的接触,敦促它们参加对话,力行宽容。

大幅度缓解社会紧张局势并在民主南非大会的框架内恢复对话是一项绝对的优先任务。我们必须完成这一任务,以消除导致长达几十年冲突的结构性起因。

GJ

葡萄牙全心全意支持向南非派出联合国、欧洲共同体以及非洲统一组织观察员。这些观察员也许能起到重要作用。我们看不出有其他能替代这一共同努力的可行办法。

我们一直寻求鼓励欧洲和拉丁美洲之间在这一具有显著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倡议的时期内展开对话。对此我愿强调在里斯本召开的圣何塞国家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以及在圣地亚哥召开的已形成制度化的第二届里约集团部长级会议所具有的意义。在这两次会议上建立了新的合作形式--首先是推动人权的协议,其次是欧洲投资银行更大程度地圈入南美大陆发展方案的协议。

人是我们所有努力的原因。毕竟,人的尊严是我们的普遍指导原则。因此,让政府的崩溃、内战或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危及人类生活,并使简单的生存变成日常的战斗是不合法的。

葡萄牙赞同目前为减轻索马里平民人口的痛苦而作出的各种努力。这一危机时

刻在我们的挂念中。尽管有国际社会所采取的所有行动,仍然未能为这一悲剧找到解决办法。类似这样的局势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和解决。对于受难人口的救援优先于任何当地的政治条件,救援的分配不应受制于任何先决条件或是受到任何歪曲。显然有必要由联合国采取预防性行动,尽可能使之在危机的初期阶段就能得到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维持和平力量。

捍卫每一个个人的尊严,这一目标必须自始至终指引我们,它一直是我作为葡萄牙代表所作的发言的主题。

人权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是一项值得普遍遵守的原则。葡萄牙认为,谴责任何违反这种权利的行为不能再被视为对某一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我们相信,遵守主要国际公约是和平与进步的根本条件。对此,我们声明,人权、民主与发展之间有直接联系;就是说,为使发展援助有成果--从而是正当有理的--其前提条件应是接受方实行民主和各项基本自由。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愿再次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东帝汶的局势,这个在葡萄牙所属下的非自治领土被印度尼西亚非法占领,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载各项原则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我们都记得1991年11月12日在帝力圣克鲁兹墓地发生的悲惨事件,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普遍谴责。

面对史无前例的批评,印度尼西亚政府作出承诺,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表示慰问并同意人权委员会的一份协商一致的声明。然而,它拒绝接受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可能揭示所发生的事情,并澄清使之可能发生的情况的任何调查。随后实际调查所发表的报告在此方面所作甚少。

在另一方面,未受到暴力活动指控的那一屠杀事件的幸存者被判处监禁重刑,包括一项终身监禁,与此同时卷入开枪射击的军事人员只受到纪律处分,被判处纯粹是象征性的徒刑。

所有这些都与人权委员会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

会最近在其首次以绝对多数通过的一项决议中承认了这点。

为防止大屠杀和其他严重违反人权的事件再度发生,我们必须抓住这一局势的主要根源并对这一问题开始新一阶段的审议。葡萄牙作为联合国所认可的管理国,1月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议,不带先决条件地并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与印度尼西亚以及所有直接卷入的各方进行对话。对话的目标在于找到公正的、全面的和得到国际承认的解决办法,根据《宪章》各项原则以及国际法,充分尊重东帝汶人民包括自决权在内的各种合法利益。

我们一直为此目标不遗余力,并期待着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倡议的结果,在今后几天内在纽约,秘书长将主持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的一個非正式会议。

最后,我想起一年前我曾劝告本组织所有会员国共同努力实现《宪章》的基本目标。

1992年所赋予我国政府的责任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我们有责任在法律、尤其是道德原则的指引下纠正历史对所犯下的错误,以便使子孙后代在正义和和平的遗产中回想起我们。

邦戈夫人(加蓬)(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代表加蓬政府和人民,向保加利亚大使斯托扬·加内夫先生表达衷心的祝贺,祝贺他理所当然地当选为第四十七届大会主席。他在国际事务中的个人资格和经历无疑将确保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

我们也要祝贺离任主席,沙特阿拉伯萨米尔·希哈比大使,我们感谢他以充满活力、堪称楷模的方式履行了他的职责。

对于秘书长——他最近当选为本组织的首脑是整个非洲的荣幸——我们愿重申支持他为推动预防性外交、缔造和平和维持和平以及尤其是一个世界新秩序的和平到来所作出的一切。他的丰富的外交经验确保他得以履行其承诺:尽其所能履行其微妙而又崇高的使命,为整个国际社会服务。

最后,我们欢迎所有那些最近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新国家,我们相信它们的到来

将加强本组织的普遍性并有助于加强会员国之间的团结纽带。

自从东西方对峙结束以来,本组织充分显示出它在成员国积极行动时得以发挥《宪章》所赋予的作用的能力。这一点在阿富汗、中美洲、柬埔寨、科威特以及纳米比亚表现尤为突出。这种团结对于解决我们遗憾地在其他地方目睹到的冲突应该更为有效。

本届会议召开伊始之时,索马里局势尤为令人不安。当我们每天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带有战争、疾病和饥饿烙印的面孔时,我们怎么能无动于衷?对于上百万妇女和儿童所遭受的痛苦和悲剧,其仅有的愿望是在其自身环境中和平生活并寻求更好发展,我们如何能无动于衷?

MJ

在我们的时代,战争和使用武力仍然是一些人用来解决社区之间问题的手段,这难道不是骇人听闻的吗?毫无疑问,这是对我们集体智慧的挑战。

在索马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人类团结极待加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作出集体努力,结束自相残杀的对抗,以便建立在历史和地理上联系在一起、必须生活在和睦中的社区之间的信任。

尤其是在索马里的情况,加蓬已沿着这一方向采取了具体步骤。

这一呼吁同样适用于莫桑比克,在那里自然灾害严重加剧了现在正在讨论的冲突的复杂性。在此方面,加蓬政府非常重视希萨诺总统和莫桑比克民族抵抗运动领导人阿方索·德拉卡马先生于8月7日在罗马和9月18日在哈博罗内举行的会晤。

在我们大陆的另一个区域,利比里亚的局势也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两年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实现和平所作的努力受到阻碍,尽管交战各方中有7000名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监督组的“白盔”脱离接触部队的存在。

除了值得高度赞扬的分区域行动外,联合国还给利比里亚人民提供了令人欢迎的援助。

国际社会显然给那些尽管自己处于困难,却正在对在这些国家实现和平作出贡

献的所有那些国家提供了必要手段。

对于苏丹、卢旺达、尼日尔、马里和乍得的局势，加蓬政府支持旨在实现和平解决同一大家庭各成员间的各种争端的所有倡议。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加蓬经常对解决非洲的冲突进行了斡旋。

南非的情况令我们深感关切。确实，种族隔离制度尚未从南非的政治版图中消逝。诚然，几个月以前在史无前例的国际压力下，比勒陀利亚政府致力于执行旨在铲除这一令人憎恶制度的改革政策。但几个月来，我们目睹暴力作为政治表达的一个手段而加剧。博伊帕通屠杀和西斯凯事件就是破坏促进对话的力量的不幸事例。加蓬和整个国际社会都迫切寻求这一对话。

南非政府的许诺使那些希望该国的局势产生积极结果的人有所宽慰，以便使该国通过恢复民主南非会议的谈判加入国际礼让。但目前没有任何事情能使国际社会减轻压力，或放松对比勒陀利亚的警惕，特别是在联合国迫切要求使用一人一票原则的时候，联合国最近的主动行动应得到鼓励。

阿以冲突的症结依然是巴勒斯坦问题。关于这一冲突，国际关系目前出现的新精神以及有关各方表示的达成外交解决的办法的愿望有助于给1991年10月在马德里开始的和平进程提供新的持久的动力，这一和平进程目前正在华盛顿继续进行。

对于我们所目睹的在前南斯拉夫，特别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悲剧我们怎么能依然无动于衷呢？显然，我们在此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即使有军事军事后勤支援的人道主义援助也不足以应付的。加蓬希望迅速和平地解决这场冲突，它高度赞扬联合国目前正在发挥的主导作用。

一般来说，所有会员国希望联合国在维持和平和维护国际安全，以及消除贫困和战胜饥荒的斗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我国完全支持秘书长的“和平纲领”中所载的建议。

要实现其宗旨，联合国必须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改组其主要机构。为此，大会的政治作用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监督作用应得到进一步加强，以便使整个联合国系

统更加富有活力。

此外,正如邦哥总统首先于1977年在担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其后在大会第四十届会议上在这个讲台上所要求的那样,第三世界国家现在应该在安全理事会中有代表担任常任理事国,以便使该级别的决策更加民主化。

人们现在正在对国际法进行重新思考。以往空洞的概念,例如“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特别是“不干涉国家内政”现在正被赋予新的规范含意。过去国际社会曾感到越来越难以在这些概念后边隐藏其不安的良知。

因此一些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干涉权利”。从推理上讲,这概念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特别是“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这些原则相矛盾,而这些原则是国家间和平关系的基础。

但是为了确保这一权利不是选择性的或被滥用,行使这一权利应该完全属于联合国的责任。此外,对其中某些原则提出质疑不一定是消极步骤。只要这些原则本身导致发生危机就应该采取这一步骤。

这样,联合国便可以获得更多的扩展权利和适当的手段,从而使它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不加区别地行使这一权利。

前任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1991年最近一次的联合国工作报告中写到:

“除非能为折磨着大部分人口的贫穷匮乏问题求得可行的解决办法,任何集体安全制度都不可能长久维持。”(A/46/1,第16页,第8章)

因此如果联合国在经济和财政领域的行动也能够同样得到加强,那么这一行动就能有所收益。这样,他应该继续采取他已经采取的方向,以便更好地适应人类面临的新挑战。

经济现在在国际关系中占居更加显著的位置。越来越多的分区域和区域性经济集团的成立和国际贸易的全球化已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巨大市场,其运作规则应是公平的。

国际社会于1974年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很快地认识到对相互补充和团结的要求是事实。

同样,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多边组织通过建立管理世界贸易的机制,明确证明了它们希望通过设立稳定出口收入制度和稳定采矿部门出口收益制度来援助贫困国家。

同样,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多年来一直倡导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建设性谈判,在供求之间达成更好平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作的努力就是沿着同一方向的。

在争取发展的这一斗争中,我们认识到,联合国已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最近的行动包括《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方案》、《卡塔赫纳协商一致》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因此我们可以说,总的来讲世界在最近几年里已朝着各国人民之间的进一步团结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依然存在令人关注的严重方面。尽管通过所谓的多伦多、休斯敦和伦敦措施在债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但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和大量减轻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依然是一个迫切问题,尤其是对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

GJ

属于这一类别的加蓬迄今未受益于任何这些措施,而同时却看到其人均收入大幅度下降。如果非洲国家要陷入经济下降和债务的漩涡的话,就不会有利于任何一方,特别是国际社会。今天,大家都知道为使我们大陆摆脱这一停滞而主张采取的措施,基本上证明是不能实行的,因为它们是不适当的。我们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受到国际货币制度的影响,这又影响到国际交流。因此,紧迫的是国际社会要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支持,以便使它们--尤其是非洲国家--能够参与世界的增长。

非洲70%的出口为初级商品,它受到由于这些商品价格下跌而造成的不利影响的沉重打击,并在债务之外还面临着各种经济问题。另外,非洲已在从事一项经济改革计划。然而由于同时需要执行政治改革及政府要在这些计划方面取得一致,改革成

果的出现一直十分缓慢。

由于这些原因，国际社会应加紧在三方面采取行动。第一，它应当在有利的程度上稳定非石油产品的价格；第二，它应当通过使有关利息和汇率的政策合理化而重新调整国际货币制度；最后，它应当大幅度增加对非洲国家的公共援助。换言之，我们所主张的是制订并执行某种针对非洲大陆的“马歇尔计划”。总的来讲，战胜发展不足的问题是全人类的中心关注。所以，相互支援不应是可任选的。它也不应限于仅仅是宣布意向，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人们的良心感到轻松。例如它应采取重新开始有关商品协议的谈判进程的形式。这一新的合作形式的成功——即各国人民之间的有效支援——将影响到我们地球的未来并促进人类条件的改善。

我确信本次会议在座的代表团中没有一个人想以南北对抗取代冷战。在此情况下，在未建议采取有利于那些不得不较大规模地利用其原料的国家的办法的同时提出某些问题——尽管是有关环境的主要问题——似乎是一种错觉。

我们不要虚伪作势。正如最近在有关环境的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以及更为近期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所表明的一样，这是一种生存的需求。保护环境——它是人类的真正遗产——所需要的条件不应是片面的。我所已提到的新的国际法律概念及新的世界秩序是可以加以审查和纠正的，并应当考虑到世界均衡的新条件。否则，经济增长和民主发展将会受到威胁。

虽然我刚才所指的各种问题性质尖锐，然而联合国却在政治和外交领域中享有令人十分满意的记录。它还应当表明其应付人类当今所面临的各种新的挑战的能力。这些挑战包括环境、艾滋病和毒品的问题。这些议题为国际思维注入一批新的问题，它们需要紧迫和创新的办法加以解决。在这方面，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已证明那些总认为各国的福祉产生于协商而非对抗的国家所具有的互相支援的远见是正确的。

该会议十分清楚地表明，与地球上现有资源相比而且我很肯定地说与我们各国人口的实际需求相比，在世界各地采取的经济选择是很不适应的。这一情况与冷战

的结束同时出现,应使发展成为一个与集体安全概念一样重要的概念,后者一直是联合国的主要关注之一。

无疑,发展曾经是创始者们交予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之一,然而安全的需求却把这方面的国际合作推到了不重要的地位。恢复其原来的地位应采用对发展不足发动圣战的形式。我要在此提到持续发展的概念,我们在里约谈到我国对森林面积的合理使用时提到了这一概念。加蓬早已从单纯的收伐阶段发展到对其森林面积进行生态管理的阶段,决不会不遵守里约的两项公约--关于生物多样化以及气候变化的公约。因此,我们将十分乐意于1993年1月至2月在利伯维尔主办作为里约会议后续行动的首届非洲会议。我们热忱欢迎与会国的代表并祝愿它们在加蓬逗留愉快。

最后,我愿呼吁提供更多的相互支援--在解决争端、国际安全、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关系、国际金融机构间的关系以及无一例外的各国之间的关系中的支援。秘书长在其关于联合国活动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本着同舟共济、决心和智慧的创造力,把一个期望的时期变成一个现实的时代。”(A/47/1,第8段)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对于新的国际秩序的到来--一个有着真正的互相支援的更美好和更人道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那些要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要提醒各位成员,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10分钟为限,第二次以五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其座位上发言。

维亚斯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再次感到除针对巴基斯坦代表团行使答辩权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巴基斯坦代表团在促进让殖民或异国统治或外国占领之下的各民族实行自决的崇高目标的幌子之下,有意评论我国的内部局势。巴基斯坦立场的内在矛盾可从下面的事实中看清:巴基斯坦代表同时谈到印度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似乎这是一个要行使自决进程的问题;是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一个悬而未决的争端。

巴基斯坦必须清楚地懂得：无论巴基斯坦使用何种论点和伎俩，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仍是印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将永远如此。自决并不适用于一个主权国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不象他们在被巴基斯坦非法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兄弟，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早已享有定期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巴基斯坦还谈到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所谓侵犯人权情况。事情的真相是：巴基斯坦正通过与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分子之间的积极介入公开干涉印度的内政。这些分子由巴基斯坦培训、武装、供给和维持，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尤其是克什米尔。这些渗透者的目标是要通过使用犯罪方法来恐吓无辜平民人口来动摇我们民主国家的基础。

FP

尊敬的国际观察员和新闻界经常根据亲眼所见的第一手叙述提供大量证明巴基斯坦进行参与的不容置疑的独立证据。其中之一就是今年4月妻妥表的美国国务院题为“1991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式”的报告。该报告明确申明：

“1991年不断，有可靠的报告称，巴基斯坦官方支持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克什米尔军团或在印度旁遮普进行恐怖活动的锡克教军团”

该报告还提到巴基斯坦向这些军团提供武器和训练的情况。

巴基斯坦发起的恐怖主义行动破坏了谷地的经济，迫使数以千计无辜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移民以及印度其他地方。巴基斯坦说它希望西姆拉协议进行双边对话，但同时却违反西姆拉姆协议。该协议是双方为发开展睦邻友好关系并解决双边问题而议定的框架，它要求防止发生有损于维持和平与和谐关系的行动。

我们仍然希望巴基斯坦认识其行动的严重性，仍然不折不扣地执行西姆拉协议。

汗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印度代表以熟悉和不可信的推理通过提出误导的论据和毫无根据地指控战国，试图转移本组织对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的严酷现

实的注意力。

我们多次努力以正确的法律和道义角度看待这些事实,并严正驳斥对巴基斯坦毫无根据的指控。我们再次这样做是希望印度代表能够和世界一样看待印度占领的克什米尔的局势,而不是对历史事实和本组织记录所载的事实视而不见。

印度代表称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弥天大谎。与印度希望我们相信的恰恰相反,克什米尔仍然是有争议的领土,联合国也这样认为。印度不承认这一点,是没有法律、政治和道义根据的。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争端仍然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关于克什米尔争端的有关决议仍未得到执行。这些决议要求根据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自由和公正的公民表决所表达的克什米尔人民的意愿来决定克什米尔的未来。这些决议和最初通过时一样依然恰当和有效。

我想提醒印度代表注意印度领导人关于承诺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表决的许多发言中的一次发言。1952年已故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印度议会声明如下:

“我想强调只有克什米尔人民才能决定克什米尔的未来。我们不仅是在联合国和对克什米尔人民这样说;不仅在克什米尔而且在任何地方,这都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奉行的政策也证明了这一信念。我断定应由克什米尔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我们不会强迫他们。在这个意义上,克什米尔人民是拥有主权的人民。”

克什米尔是有争议的领土,而不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与此相反的主张只会损害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的合法性。

印度代表极努力歪曲地描绘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发生的当地人民的自发起义,声称是巴基斯坦在该领土煽动所谓的恐怖主义行动。这些指控与当地现事实截然相反。在驳斥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的同时,我想重申巴基斯坦多次主动向印度提出建立一个中立的机制,如沿控制线部署公正的国际观察员以监视、监督和调查当地局势并作出独立结论。

印度代表拒绝这项建设性的建议,表明其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同时暴露出其真实的意图,即将世界注意力从印度占领克什米尔的可悲局势转移开。无论如何,控制线是世界上防守和巡逻最严的地区之一,任何人几乎不可能跨越控制线而不受到注意和警告。

事实是印占克什米尔的人民在遭受印度当局压迫几年之后奋起反抗,并要求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针对这一要求,印度政府实行恐怖和残酷镇压的黑暗统治,10,000多名无辜男人、女人、儿童被杀害、数以千计的人致残许多人遭受非人的酷刑、数以百计的妇女以受到骚扰许多居住区被放火烧了。

印度经常提到的印度与巴基斯坦于1972年签订的西姆拉协议根本没有改变该领土的地位,该领土仍然是有争议的地区。相反的,西姆拉协议承认克什米尔争端是有待和平解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西姆拉协议还明确规定《联合国宪章》将指导双方之间的关系。此外,该协议并不排除象《宪章》所规定的那样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因此,印度代表通过在联合国提出这一问题说巴基斯坦违背了西姆拉协议的精神实质是错误的。

巴基斯坦根据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员会以有关的决议和西姆拉协议的精神,依然致力于和平解决克什米尔争端。

夫亚斯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此时我不想拖长与巴基斯坦的辩论。巴勒斯坦代表发言的内在矛盾显而易见。任何误导的宣传都不会改变这一立场,即查谟和克什米尔永远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克什米尔人民已经通过民主进程自由决定将其的命运与印度命运联系在一起。唯一未被允许这样做的克什米尔人是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居民。在克什米尔依然存在的唯一争议是结束巴基斯坦侵略。

LH

印度和巴基斯坦,事实上还有本大会都有更具建设性的事情要做,而不是每年都要经受这种徒劳的作法。巴基斯坦了解印度提出的许多改善双边关系和促进互相信

任的建议,一旦巴基斯坦阐明它在这方面的打算并为两国人民和该地区的利益采取相应行动,印度将随时同巴基斯坦一道工作。

汗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印度代表无法否认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大规模违反人权还在继续。他孤家寡人的声称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无法改变联合国承认该领土是有争议领土这一地位。

事实是简单、清楚和众所周知的,在联合国也已记录在案。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前途问题应根据克什米尔人民在联合国主持下的自由和公正的公民投票中表现的意愿来决定。

无论多大的压力都不能长期压制一个民族对于自决权利的追求。巴基斯坦寻求同印度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并一直努力争取同它进行建设性对话以便在正义和公正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争端,包括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

在本月初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巴基斯坦总理呼吁印度总理同他一道致力于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和西姆拉协定精神公平地解决这一潜在爆炸性问题。我们还邀请印度总理同他一道在主权平等、互利、和平解决争端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和平合作的新结构。

我们借此机会向印度代表重申巴基斯坦总理在不结盟国家雅加达首脑会议期间表达的情感。

WG

下午8时5分会议暂停,下午8时30分复会。*

议程项目8(续)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a)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A/47/456)
(b) 决议草案(A/47/L.1)

主席(以英语发言):有关审议这一项目,安全理事会主席给我的一封信已作为第

* 主席重新主持会议。

A/47/456号文件分发。大会面前还有一份作为第A/47/L.1号文件分发的决议草案。

我请联合王国代表介绍决议草案。

戴维·汉内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介绍决议草案A/47/L.1。我代表欧洲共同体12个国家发言。除这12国家及摩洛哥外,下列会员国也成为这份决议草案的提案国:阿富汗、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加拿大、科摩罗、克罗地亚、埃及、芬兰、冰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约旦、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新西兰、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瑞典、突尼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安全理事会于9月19日通过了第777(1992)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在其序言部分中认为以前称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并回顾其第757(1992)号决议,其中指出有关继承的要求并未获得普遍的接受。安全理事会在执行部分第一段认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能继续自动的享有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会员地位,并建议大会决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参加大会的工作,而应当申请加入联合国。

大会以通过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将就安理会的建议采取行动,并以此遵循《宪章》中有关会籍问题规定的程序。我们面前的案文要求作两件事情。第一,大会将决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参加大会的工作:这具体意味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代表将不坐在南斯拉夫在大会的任何机构的席位上。第二,大会将决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应申请加入联合国。换言之,在必须提交加入的申请书方面,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同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其他组成部分处于完全同样的地位。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都根据《宪章》递交了申请书,并在今年早些时候被接纳为会员。如果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提交申请书,它的申请也同样会根据《宪章》得到考虑。《宪章》第4条关于接纳会员的条件

是很清楚的：申请国必须是热爱和平的国家；它必须接受《宪章》中规定的义务；而且本组织必须认为它能够和愿意履行这些义务。

在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2段，大会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准备在第47届会议的主要部分结束以前——就是说在本届会议于12月下半月休会之前再次审议这一问题。安理会准备在三个月内再次审议这一问题，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悲惨局势是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最深切关注的问题。8月26日在伦敦召开而目前正在日内瓦进行的有关前南斯拉夫问题的国际会议使联合国和欧洲共同体的努力相结合。我们必须在会议两主席的帮助下，竭尽全力，鼓励所有各方在谈判桌上而不是在战场上解决他们的争端。我们相信，安理会决定在年底以前再度审议这一问题将对所有有关方面提供有益的鼓励，并有效的支持南斯拉夫问题会议两主席的繁重工作。

最后我要说，今天我不得不介绍这一决议草案，这并没有给我本人以及那些提出决议的国家带来丝毫的愉快。如果贝尔格莱德当局当初接受他们须在同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其他组成部分一样的基础上申请会籍，如果我们不必来经过这一程序，那样就会好得多。这一决议草案根本不是一项惩罚性措施，也不是旨在破坏和平进程。恰恰相反，我们被迫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毫无道理的声称它代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继续。这一情况是绝无先例的，显然在《宪章》作者们的意料之外。但提案国明确认为，安理会和大会根据必然的内涵，应有权在这种始所未料的局势中按《宪章》采取这一行动。

前途在贝尔格莱德当局手中。贝尔格莱德当局应当从请大会作出的决定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应当由贝尔格莱德当局来使联合国相信，他们符合接纳入会的要求。

我代表提案国向大会推荐第A/47/L.1号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理潘尼奇先生，他表示希望就审议中的项目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潘尼奇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我衷心感谢今天有机会代表南斯拉夫人

民向大会发言。我要特别祝贺阁下当选主席这一崇高的职务,我相信你将大大有助于大会本届会议顺利而有效地进行。

WG

联合国大会所面临的问题是,更多的和平还是更多的战争?昨天大会听取了我邻国的国家总统的发言,他是主张要更多的战争的。今天,我要向大会提出一个寻求更多和平的想法,并提出一个实现更多和平的纲领。

大会还听取了一些关于不接受南斯拉夫参加联合国的崇高的工作的辩论。在7月末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难民会议上,我说过我可以接受被排斥在外,并要求与会代表们停止搞政治,开始讨论难民问题。一些成员们大概知道我对难民的感觉是有所了解的,因为我本身曾经是铁托时代南斯拉夫的政治难民,并在德国的一个难民营里生活过。我今天有些同感:太多的人都在谈论政治而他们应该讨论的却是和平。

南斯拉夫新政府就职的第一天,即两个月以前,我们就尽力同联合国进行合作。我们将继续这样做,不管大会今天采取什么行动。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恢复巴尔干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折的关头致力于和平的联合国必须决定是输入武器还是撤出武器有助于和平。巴尔干地区的武器已经太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是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环境问题。

请大家听我的请求。不要批准扩大冲突的手段。在巴尔干地区我们需要更多的联合国监督员以及和平维持部队,不需要给冲突的各方提供更多的武器。

让我们找出一种有创造性并有效的手段来控制并排除现在已经在这个地区上的武器。我国政府将全力同联合国在任何方面进行合作以便控制这些武器并结束那里的战争和杀戮。

我们已经多次主动提出结束联合国的监督员到我们的机场和我们的边境。我8月26日在伦敦请求联合国派几千名维持和平部队来巡逻我们的边界。并提出在后勤方面给予联合国支持以承担部分费用。我现在再一次提出这个请求。

我请代表们到南斯拉夫来并让你们自己相信南斯拉夫没有在为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交战各方提供支持。我国政府已经发布命令要停止为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交战各方提供任何支持。但是正如同世界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我们也有一些好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违抗我们的命令。我们需要联合国的帮助。我们欢迎联合国的帮助。请允许我重复这一点:请作为和平缔造者来,而不是作为那些想打仗的人的武器提供者来。

让我们看一看有关外国军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事实。我向大会保证所有的南斯拉夫部队已经从波斯尼亚撤出了。联合国指挥部已经证实了这一点。9月19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主要是以美国和英国情来源为依据的文章。这篇文章说,南斯拉夫的军队已经于5月19日从波斯尼亚撤出了,而且在波斯尼亚的非正规部队也几乎全部撤出了。这篇文章还说克罗地亚的3万正规部队和3万非正规部队还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作战。我讲这一点完全是为了陈述事实而不是要加剧我们同克罗地亚的紧张局势。

然而克罗地亚的代表却坐在这个大会堂里不受任何批评或制裁。我承认在国际事务方面我是新手,但是,这在我看来象是双重标准。

我呼吁联合国要求所有的外国军队和非正规的自然军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立即撤出,否则就对他们实施制裁。那才是不偏不倚并构成和平进程的一部分。

前南斯拉夫的一些共和国现在已经成了新的国家,我现在就谈一下这些新的国家的连续性和承认的问题。我国政府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几周来曾多次明确申明。我们承认铁托共产主义政权确定的各共和国间的边界现在是国际边界。我在此声明南斯拉夫对他的任何邻国都没有领土要求。

我们已同克罗地亚就双边关系上的很多问题进行了谈判。我们相信并希望我们将同克罗地亚就相互承认问题也很快达成协议。我们已经声明我们承认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个国家及其现有的边界,并准备一旦波斯尼亚的三个种族就如何组织其国家或政府的问题达成一致我们就承认这一政府。

波斯尼亚政府的问题必须由波斯尼亚人——所有的波斯尼亚人解决。问题并非象昨天波斯尼亚总统说的那样是在贝尔格莱德：问题在萨拉热窝在联合国派有代表的波斯尼亚政府必须使所有的波斯尼亚人民相信它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这才是在波斯尼亚实现和平的道路。他们必须真正代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的利益。

但是，我并不希望代表波斯尼亚讲话，也并不要代表所有的南斯拉夫。我只是代表新的南斯拉夫，我是代表新南斯拉夫政府的。南斯拉夫的宪法将处理对外关系交付给南斯拉夫政府。组成南斯拉夫的两个加盟共和国即塞尔维亚和黑山在南斯拉夫的外交事务当中没有合法的作用。

世界的领导人们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们同我会晤，并让我帮助停止波斯尼亚来的战争，结束人们对塞尔维亚领土扩张和恐惧，但是他们对南斯拉夫的内部斗争却不能给予任何帮助和支持。有一些好战的民族主义者是反对我的和平政策的，他们甚至在到南斯拉夫访问时同我在国内的主要反对者会晤，以此抬高他们的地位。请停止这样做。我和我的政府对南斯拉夫的政策和行动负责任，但是也要给予我们在寻求和平过程当中所需要的帮助和国际承认。

我在此正式代表新的南斯拉夫请求加入联合国。我是代表新的南斯拉夫政府的。我相信我国及我的政府是符合联合国成员的条件，起码同许多今天在坐者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一样符合联合国成员的条件。南斯拉夫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并一直遵守联合国的原则。我政府遵守这些原则并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努力维护这些原则。我寻求大会的支持及承认。不要削弱一个寻求和平的人以及热爱和平的南斯拉夫人。

世界对南斯拉夫问题的一个主要关注就是“民族清洗”以及由这一恶劣的行径所造成的成千上万的难民。“种族清洗”是一种可怕的、不能接受的、不可原谅的行为。我曾积极地在南斯拉夫采取行动反对它。我最近解雇了内务部副部长，因为他不支持我国政府反对“种族清洗”的计划。在一个对克罗地亚人实行“种族清

洗”的城市我已经把一市长和其他三个人逮捕并送到了监狱。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是在前南斯拉夫任何的一个共和国，“种族清洗”必须得到制止和纠正。

GJ

但是，在我们对“种族清洗”的恐怖作出反应的时候，我们要防止陷入不容异己。我们必须防止波斯尼亚的战争变成一场宗教的战争，一场由外部的其他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所支持的穆斯林反对基督教徒的战争。联合国必须超越这一切。该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反对曾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宗教和种族的不容异己。该组织必须在世界各地维护和平和容忍。在当今的世界没有宗教集团的市场。

请原谅我在容忍的问题上谈一点个人情况。我是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徒。我妻子是天主教徒。我的女儿则嫁给了一个穆斯林。我的孙辈有两个穆斯林。我的祖先当中则有克罗地亚人。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信念角度，我都反对种族和宗教上的不容异己。

我认为在共产主义时代，大国有一种特殊义务，即保证新生民主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转变。它们应尤其注意促进种族和宗教容忍，防止在履行责任时受到来自特殊利益集团或国家的影响和压力。我们或者是人人平等，或者是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我当然倾向前一种选择。我愿强调指出的是，没有真正的容忍，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但冲突各方所受到的经济制裁并非平均合理的时候，对那些遭受经济制裁的人大讲容忍是很困难的。然而我国政府的确主张容忍，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容忍导致和平。

让我再次强调我今天所传送的信息是和平的信息。我国政府正在奉行一项和平纲领，我们需要这一机构的帮助与理解。大会对我们正在寻求的转变所表示的接受和承认会进一步促进和平的事业。我想这一方案若遭到拒绝则会有损于它的实施。

我想提请各位对南斯拉夫联邦会议今天通过的一项决议表示关注。该决议明确表示对关于南斯拉夫在联合国会员资格的决议草案的严重关注。该决议随手可得，

希望它得到应有的注意。我以和平的名义感谢各位代表聆听我的发言。

诺比洛先生(以英语发言)(克罗地亚):我们今晚所讨论的决议草案是使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国际上非合法化的最后一个行动,但遗憾的是,这并不是塞尔维亚的入侵为克罗地亚共和国人民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的终结。

南斯拉夫的非合法化以及通过非暴力方式将该地区转变为享有友好睦邻关系的诸个主权国的过程本应通过不流血的以及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然而,国际社会的犹豫不决与怀疑,其未能对旨在建立大塞尔维亚的侵略和帝国政策作出及时和坚决的反应以及其未能承认各国所享有的自决的基本权利,都间接导致了这一战争悲剧的发生。这是十分不幸的。

虽然克罗地亚认为它是被强加于它的战争的道义和政治上的胜利者,它在目睹塞尔维亚-黑山从联大被驱逐的时候并未有一种胜利的感觉。对我们来讲,这一幕行动既解除了前南斯拉夫各国法律地位上的困境,同时也澄清了该地区有关国家延续的问题。我们还吁请其他联合国机构遵守我们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的条款。

克罗地亚理解决议草案的务实性语气,但也愿意在此重申,应该明确区分必要的政治务实主义与有害的妥协之间的差别。因为贝尔格莱德集团政权会将这种妥协理解为国际社会的软弱和对其继续侵略的一种激励。

因此,克罗地亚期望安全理事会第777(1992)号决议以及我们即将通过的大会决议的始终如一的实施。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国旗在联合国大厦前降下这一事实不仅是实施上述文件的象征性的第一步,也是法律和逻辑上的必要,因为贝尔格莱德自己也已放弃了这面旗帜。

始终如一地执行决议还意味着对涉及塞尔维亚-黑山加入联合国的所有标准表示尊重。克罗地亚只有在它符合上述各项标准之后才准备投票赞成接纳它进入联合国。其先是停止对邻国的侵略和承认这些邻国在现有边界内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国

内实行民主以及保障人权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克罗地亚是该决议草案的发起人,自然会投其赞成票。我们相信,该决议会在解决继承问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有助于日内瓦谈判的成功,从而全面解决欧洲这一地区所出现的危机。

FP

萨奇尔贝先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现在已取得主权的国家的有选举权的人民和联合国会员国以民主的方式表示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经不复存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在法律上无权继承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席位。这适用于本机构以及其他类似的有关国际组织。我们希望这些组织将效仿今晚在这里确立的先例。

我们对这种步骤的支持并非出于报复心理。我们致力于有秩序的继承进程。塞尔维亚和黑山不能以单方面的行动来打破这个有秩序的继承进程。我们必须强调我们盼望着塞尔维亚和黑山在联合国和本大会加入国际社会的那一天,而且我们期待着要求它们满足我们所有国家加入联合国都需满足的同样标准。

因此,我们相信塞尔维亚和黑山现政权关于践踏人权和侵略邻国的记录,到那个时候就会得到纠正。

我要祝愿所谓的南斯拉夫的总理如他所说的那样在他的国家战胜好战分子。我要对他所说的作为一个和平人士的努力给予最良好的祝愿。但是我们必须处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幸的和悲惨的现实。我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没有和平。我们不想要战争,但我们确实想要找到为我国带来和平的手段。

对我国的侵略并没有真正停止。南斯拉夫人民军的飞机针对我们的城市和我们人民每天都在飞行。新武器和部队每天都被引入我们的共和国。

我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有一个合法的政府;这个政府应该得到其所有邻国的承认,以便促进和平。这是一个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组成的政府。那些反对它的人参与了对我们人民的侵略并危及我们的生存。

我们希望我们今晚在这里的行动不仅将确立对前南斯拉夫有秩序的继承,而且有助于促进我们地区的和平、基本人权和稳定。因此,我们支持这项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关于这个项目辩论的最后一个发言。我们现在将审议决议草案A/47/L.1。在请第一位发言人在表决前解释投票之前,我要提醒各代表团,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解释投票的发言限于10分钟,而且应该由各代表团在其座位上发言。

伊卜恩·查姆巴斯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将在一个更吉祥的时机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主席。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局势是一项可能对我们寻求建立的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原则产生影响的重大事态发展。世界正确地谴责了各方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冲突中犯下的暴行。“种族清洗”是令人憎恶的,而且它只能使世界退回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中去。联合国有义务加以制止。这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以及最基本的人权的剥夺。

加纳认为本组织的会员包括所有国家可以更好地实现联合国的目标。《宪章》第四、五和六条不仅希望在实现和平与繁荣的国际努力中包括所有的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指出了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制裁任何违背会员义务的国家。这些条款的用意不能也不应该是随便任意剥夺任何国家的会员资格。

预感到我们的组织现在面临的局势,即一个会员国经历了领土和宪制的变革,大会于1947年便决定,作为一般性规则,这样一个国家不应仅仅由于这种变革便不再成为会员。我们希望在决定当中看到促进本组织会员普遍性的愿望。

南斯拉夫形势还使联合国按照《宪章》第八章的设想应与区域安排或机构保持的关系成为注意焦点。以区域安全安排的名义而采取的有成见的行动或措施未能促进在南斯拉夫寻求和平。区域安排或机构及其活动应该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LH

首先,联合国应该是,而且也应被视作在实现我们共同目标方面协调各国行动的

中心。

影响我们对该决议草案立场的另一个考虑涉及《宪章》机构各自相应的任务，就此案而言，安全理事会可以就谁能参加大会工作向大会提出建议的推断无法令人接受。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其目的只是在一旦出现危机时推动联合国采取迅速行动。大会对安全理事会的责任委派不能也不应扩大到参加其它机构工作的责任。

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没有反映《宪章》的任何原则立场，也不可能推动在南斯拉夫谋求和平。它甚至可能破坏目前的努力。它还削弱了我们旨在实现联合国民主化的努力。安全理事会盲目扩大其作用会有损于人们所珍惜的普遍性原则，而且还可能使这一原则被安全理事会一些成员行使否决权加以否决。

加纳作为一个发展中小国，谋求得到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的庇护。我国的外交政策表明我们一贯坚持原则。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可能是务实的，但不能说有原则性、合乎逻辑或具有连贯性，因为它允许南斯拉夫参加联合国工作，但不许它参加大会工作。不应使原则屈服于暂时的权宜之计。

所有这些理由都关系到我们为建立新秩序，使其反映更大的透明度并得到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信任所作的努力，为此，加纳决定对决议草案A/47/L.1投弃权票。

穆本格威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第777(1992)号决议的规定现在已反映在决议草案A/47/L.1中，大会即将对其进行表决。三天前，当安全理事会通过其决议时，津巴布韦曾表明对若干根本问题的关切。自那时以来，我国代表团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我国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提案国所的解释。他们所说的一切没有减轻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担心的任何关切。

首先，联合国有一个深思熟虑和措辞严紧的《宪章》。《宪章》应该指导联合国的所有决定。其第4、5、6条明确规定了适用联合国会员国资格的各项原则。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案文没有提及采取建议的行动所依据的任何《宪章》规定。严格遵守《宪章》规定，特别在涉及本普遍性组织会员资格时遵守其规定，是保护小

国和易受伤害国家的唯一确定源泉。任何临时拼凑的东西都势必要牺牲小国和弱国,保护大国和强国的利益。

第二,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确立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我敢说,这对目前构成不一样和多种族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大会过去遵循的原则是,联合国会员国不能只因其组成或边境--或其国名--可能改变而不再成为会员国。背离这种做法势必打开潘朵拉盒子,给联合国带来严重后果。

第三,因前南斯拉夫继承问题尚未解决而剥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参加大会工作权利所适用的规定正在得到有选择的适用。前南斯拉夫其它三个加盟共和国已经充分参加大会工作。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参加大会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应该允许包括塞尔维亚和黑山在内的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充分参加大会工作。这样做符合我们对本世界机构普遍性的观点。

今晚在座的许多会员国都是国家解体的产物。剩余部分总是保留其在大会堂的席位,如果愿意还保留其国名。脱离的部分总是申请并以其选择的新国名得到在大会自己的席位。从来没有以决议草案向大会提出过继承问题。

第四,该决议草案的规定比剥夺南非政权参加大会工作权利的决议严厉得多、激烈得多,而南非政权的政策和作法已被国际社会宣布为危害人类的罪行。南非恢复参加大会工作只需经大会恰当多数票同意,而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却要求南斯拉夫的申请需经安全理事会--一些国家可以在此行使其拥有的否决权--和大会恰当多数票同意。

MJ

第五,如果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津巴布韦极其担心对大会产生的影响。通过决议将意味着恢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参加大会的时间将不再是大会的事,同南非的情况一样。这将成为安全理事会的事--这是本世界机构前所未有的放弃责任。

最后,津巴布韦认为,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规定很可能对联合国目前在该区域

进行的和解与实现和平的努力产生反面影响。我们认为，联合国是这场冲突中进行调解的一方，现在最不适合将这样一项决议草案在联合国提出。

出于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遗憾地不能支持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

阿达拉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仔细地审查了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以及文件A/47/456中所载的附函。我们也审阅了有关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宪章》条款。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安全理事会向大会建议，它决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如不首先向联合国提出入会申请将不能参加大会工作，安理会的行动并没有严格遵守其《宪章》的授权。

通过这项决议草案相当于根据《宪章》第5条的规定中止一个会员国行使会员的权利和特权，或是按照第6条将一个会员国驱逐出本组织。

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一字不提《宪章》这两条中的哪一条适用或能够用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并且是安全理事会建议的根据或构成大会行动的基础。

此外，我国代表团感到极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严重和重大的决定竟然在议程的一个程序性日常项目下，项目8“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下在大会提出。

我们谨重申对本组织《宪章》的信念。我们极度尊重安全理事会。它是本组织和实际上是全人类良知的监护人。我们仰仗安理会和本组织的透明度和公平。我们期待安全理事会保护和坚定捍卫《宪章》所载的原则。

由于要求大会将其作为自己决定基础的安全理事会的建议没有提到违反本组织《宪章》的具体行动，因而有理由对一个会员国采取剧烈行动，我国代表团认为难以支持大会这样一项决定。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完全没有在任何地方指出或是确切地认为，我们今晚将做的事--把南斯拉夫从大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工作中驱逐出去--将以任何方式有助于解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悲剧性局势。考虑到今晚大会显然被要求不是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排出在第四十七届会议之外，而是实际上将其驱逐出联合国，情况尤其如此：实际上将一个我们勉强认为是

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驱逐出去。

否则的话,决议草案中就不会要求南斯拉夫申请加入联合国,首先从目前行动开始的安全理事会开始申请,最后在大会中结束。该申请在安全理事会中将不得不面临否决票。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现在都不能在这里说它将不投否决票,以及它们所寻求的只不过是达到入会的标准。

南斯拉夫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行动或不行动必须遭到明确和毫不怜悯的谴责。应当严厉惩罚这种不爱好和平的行为。

但是,我们对我们将进行的这种惩罚的理由持有严重的保留。想到目前正包围塞拉热窝的枪手--更不用说他们在贝尔格莱德的同情者--听到今晚的决定后的想法,我感到不寒而栗。他们现在是否会感到可以无所顾忌地加强在塞拉热窝和该饱受蹂躏的国家的四面八方加紧进行对无辜男女老少的谋杀行动?

应当根据南斯拉夫在本组织的会员身份用《联合国宪章》来严格约束它。它不应被扔在一边得以苟延残喘,不管是否有理由认为受到冤枉和迫害,它将制造比迄今为止更多的麻烦。

我国代表团将按照这些理由投票—其结果可从投票显示牌上看出。

GE

姆旺戈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大会将就一个有严重影响和历史意义的问题采取行动。因此,在就文件A/47/L.1中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之前,我国代表团希望借此机会解释其投票。

让我一开始就说,我国代表团对于这个文本有严重保留,我们关切的部分原因是,我国代表团被匆忙地要求支持一项决议草案,而在今天下午之前没有就该草案进行认真的协商。我们认为,我们这些不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因此也不能获得安全理事会在作出决定之前所掌握的资料的国家应该有机会不仅与提案国,而且与我们的政府进行磋商,以便作出我们认为是合理的决定。

一些提案国今天下午晚些时候试图与各代表团进行磋商。纽约与各国首都之间

的时差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不便,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甚至不能给我们机会与我们的政府就这样一项对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的地位有如此根本影响的重要决定进行磋商,这使我们认为,提案国从来没有认真与任何人进行磋商,它们事实上希望它们的决议草案不经协商,不经任何辩论,也不对案文作任何修改以容纳其他一些国家的意见即获得通过。我们还认为,提案国的实际意图不够明朗,因为它们没有利用适用于驱逐或暂停一个会员国或其权利的《宪章》规定,而是找到了一种更巧妙的方法回避这个问题,巧妙地拟订了一个通过了安全理事会程序的决议。

我们反对任何回避《联合国宪章》的措施,并反对任何与《联合国宪章》平行的措施,因为我们认为,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采取行动以便寻求将对国际关系产生健康影响的解决是我们的集体责任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对就这样一个最重要的案文缺乏协商深感遗憾。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坏的,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先例。我还希望提醒一些与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关系不太和谐的会员国,如果通过我们面前的这个决议草案,它们将打开一个潘朵拉盒子,那些将负责决定哪个国家应该成为会员国,哪个国家不应成为会员国的国家将随意用它来对付会员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

我们感到非常关切的是,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没有建立在《宪章》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我们还认为,关于南斯拉夫不能自动继承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的论点是有问题的和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在自动继承的问题上将前南斯拉夫的局势和前苏联存在的局势相比是不适宜的。这是因为在前南斯拉夫存在的冲突局势使各有关共和国和部落集团之间无法就继承问题进行必要的磋商和达成协议。

在提出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第一段所载的建议时,安全理事会必须认识到它根据《宪章》所承担的重大责任以及联合国会员资格问题的重要性。安理会应同样认识到大会在根据《宪章》有关条款行使会员国权利和特权方面的全面权力。这是为了保护指导大会的民主原则和做法,防止少数国家的意志强加于人,或在这个问题上出

现“少数人专制”的情况。

我们认为,通过这个决议草案将造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将对会员国的利益和联合国本身的可信性产生严重影响。该决议草案的意图仍然完全含糊不清,并妨碍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和平进程。我们对案文,特别是执行部分第一段的分析表明,这个决议草案的作用实际上是驱逐作为一个会员国的南斯拉夫。

出于上述原因,我们代表团无法支持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在这样做的同时,请允许我强调,我们绝非姑息正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犯下的残暴行径,或前南斯拉夫冲突的任何一方所犯的暴力行为。我们认为,大会和联合国大家庭应集中精力和平解决一个显然非常复杂的宗教、种族和文化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作更深刻的分析和理解。这将是一个可悲的日子,因为在说了这一切和做了这一切后,历史将记载,联合国在重要关头选择了这条较容易的驱逐之路。我国代表团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纳雅奇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非常认真地看待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建议。在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时,理事会有权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得到最充分的合作。因此,我国代表团十分勉强地决定不支持大会面前的文件A/44/L.1中的决议草案。

FP

我们对目前的决议草案和联合国处理南斯拉夫会员资格问题的方式不满有几个原因。

联合国会员资格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它是赞同《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剥夺一个国家的会员资格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联合国不能草率处理。我们以为联合国会员国应有机会对此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但现在的情况是,决议草案星期六才分发,大会今天就要对此进行表决。

为何如此匆忙,联合国会员国迄今还没有听到一条令人信服的理由。匆忙的目的是不让我们有机会辩论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没有人向我们解释我们将

要作出的重大决定。第二,决议草案是在关于工作安排的议程项目8下面提出的。这一问题十分重大,不应在该项目下讨论。第三,关于一个国家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及终止和驱逐一个犯错误成员的问题,《宪章》有规定。具体地说,第五条和第六条有关于终止和开除犯错误成员的规定。

目前的决议草案的作用是剥夺南斯拉夫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但是,草案的提出者却不愿使用《宪章》的有关条款或其他法律来实现它们的目标。因此,该决议草案完全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将建立一个非常危险和有害的先例。

我们同意,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已经解体。但是,这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第一次解体。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已有三个会员国解体。每一次,从主体中分离出去的部分都申请加入联合国。其余实体并不需要重新申请,而它们的存在也从来不成问题。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改名这也不是第一次。若干会员国已经改名,但它们的联合国会员资格都不成问题。

我们的秘书长在他的“和平纲领”中,建议我们在争取解决冲突中,更多地使用国际法庭。在各国一致同意法治是新生的国际秩序的一项必要前提的时候,将这一问题提交国际法庭作出咨询意见,将大大加强联合国的地位。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把该问题提交国际法院,将有助于在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取得协商一致。令人极为遗憾的是,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对这种办法不屑一顾。

鉴于上述原因,我国代表团不能支持现在审议的决议草案。

蒙戈比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贝宁外交和合作部长将在适当时候向你表达贝宁人民和政府的问候,祝贺你当选大会主席。我相信,他不会埋怨我借此机会表示,贝宁代表团满意地看到你——一个同贝宁有许多共同之处的新的民主国家的代表——担任大会主席的崇高职务。

我马上将代表我国代表团所采取的行动需要一些解释。贝宁忠于《宪章》的精神,主张国际和平,愿意支持争取在同一国家多民族间和国际社会各国家间和睦的任

何主动行动。我国代表团愿相信,提交大会审议并可能通过的决议草案将为组成前南斯拉夫的各国创造和平条件,虽然这有过份天真的风险。因此我国代表团准备接受前南斯拉夫国家各组成部分都不能自动继承的意见。本着同样的正义和公正的精神,贝宁还愿相信,现已分离和独立的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各实体都有权利被接纳和属于联合国这一人类大家庭,特别是大会。

因此,文件A/47/L.1中的决议草案向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提出的可以要求加入的可能性,不应当是骗人的。联合国的信誉取决于此。我国代表团--我相信,许多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发言的其他代表团也一样--将根据提出该决议草案的某些代表团的今后行动,来判断我们行动的道德。

贝宁代表团认为,在世界那一地区建立持久和平将取决于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秘书长和欧洲共同体在伦敦会议上发起的和平进程的诚挚支持。寻求这种和平的努力必须排除排斥主义作法的任何倾向。

GJ

我不想成为、也不会成为世界末日的预言者。但是我确实认为在感情冲动时、或者为了算帐、为了欺骗而犯下的任何罪行将使得巴尔干半岛成为一座可怕的、真正的政治火山。我国代表团指望与会的各国代表团的责任感,我们想反映世界各国人民有关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其它地区实现和平的希望,呼吁各位所代表的所有国家不要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黑山)加入联合国设置障碍,以促进和平的实现。换言之,不要行使否决权。这一点很清楚。

有了这种谅解,并且只有在这种代价的情况下,我国代表团才会投票赞成载于文件A/47/L.1中的决议草案。

埃尔多斯先生(匈牙利)(以法语发言):匈牙利将对载于文件A/47/L.1中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匈牙利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反映在决议草案的核心内容中: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即塞尔维亚-黑山,不能自动成为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

联合国的继承者,因为它已不复存在。因此贝尔格莱德当局必须申请加入本世界组织。

匈牙利认为,今年4月27日在贝尔格莱德所发表的单方面宣言不能成为就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国际组织的地位作出决定的法律基础,联合国的成员国资格问题只有在前南斯拉夫所有继承国都接受的一项共同协议的基础上才能解决。没有这样一项协议,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即塞尔维亚-黑山,今后在联合国的地位不能不同于其它前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现在,已经有三个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加入了联合国。

我们认为,当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即塞尔维亚-黑山,决定申请加入联合国时,必须以我们在讨论其它前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继承国加入联合国时所采用的标准基础上来对待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申请,这是不可缺少的。同时,我们也要考虑该地区的事态发展。

从政治角度看,我强调的是从政治角度看,所提交的决议草案实际上只是国际社会一直对在当地出现的局势的判断的必然结果。这种判断反映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即在过去一年半中使得前南斯拉夫领土变为荒芜的血腥事件的主要责任毫无疑问应该由贝尔格莱德当局来承担。今天晚上,不可能再无视在前南斯拉夫进行的暴行和肆意破坏,这些罪行简直无法想象会在二十世纪末在这些土地上发生。而且,我们也很难摆脱这段时期以来我们大家所感到的痛苦、沮丧和幻灭。

但是,事态发展到这一阶段,我们深信我们必须向前看。我们必须设法摆脱这一冲突,为该地区人民,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恢复和平,也为前南斯拉夫其他民族,包括少数民族,恢复和平。我们希望,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黑山)领导人能从大会今天晚上的决定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并且能够,尤其是在伦敦会议的框架内,把这些结论变成其国际和地区活动中的实际行动,并充分尊重民主观念、人权和少数民族的权利。

在这方面,匈牙利作为联合国会员国,作为该地区的一个国家,以及与南部斯拉

夫民族在长期的共处中建立了无数纽带的邻国,敦促持之以恒地进行努力,并祝愿帕尼奇总理和塞尔维亚声称致力于实现该地区公正持久的和平、不遗余力地确保消除仇恨、排除异己和种族清洗的那些人以及确保在这些饱经创伤的土地上实现民主、宽容、对多样性和各自权利的尊重的人取得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刚才我们听取了表决以前解释投票的最后一位发言人的发言。

大会现在就决议草案A/47/L.1/作出决定。我宣布,孟加拉国已经成为决议草案A/47/L.1的提案国。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MJ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加拿大、佛得角、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吉布提、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德国、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拉脱维亚、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蒙古、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

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新加坡、斯洛文尼亚、西班牙、苏丹、苏里南、瑞典、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瓦努阿图、也门。

反对：肯尼亚、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赞比亚、津巴布韦。

弃权：安哥拉、巴哈马、博茨瓦纳、巴西、布隆迪、喀麦隆、中国、科特迪瓦、古巴、加纳、圭亚那、印度、伊拉克、牙买加、黎巴嫩、莱索托、墨西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斯里兰卡、多哥、乌干达、越南、扎伊尔。

决议草案A/47/L.1以127票赞成,6票反对,26票弃权而获得通过(决议47/1)。

主席：我要请愿解释其投票的代表发言。

我想提醒各国代表团,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解释投票仅限于10分钟,各国代表团应在座席上发言。

阿卜杜拉·沙希德先生(马尔代夫)(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支持决议草案A/47/L.1,因为构成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各共和国在原来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联合国席位的地位上没有一致意见。因此,鉴于没有这种一致意见,马尔代夫无法接受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黑山’——宣称拥有这一席位。

马尔代夫联合发起并支持接纳新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加入联合国的决议。对此,我们将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申请提交到大会时支持其会员国资格。

* 随后,圣卢西亚和黎巴嫩代表团告诉秘书处他们本来是要投赞成票。

马尔代夫对这一决议的支持还基于这样的理解,它将不影响成员国与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双边外交关系。

蒙塔尼奥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墨西哥仔细审议了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和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土上全面的局势。我国代表团基于以下原因没有投票赞成这一决议草案。

首先,我们认为,在前南斯拉夫存在的复杂而又敏感的局势中,最为痛苦的表现形式在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发生的不幸,需要作出最大可能的努力以使冲突各方之间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我们认为,孤立其中一方,不管是否有理由将其单独挑出作为承受更大责任的一方,将更难于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对这一行动将对联合国保护部队将来履行其使命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联合国保护部队是在前南斯拉夫实现和平的关键因素。

除此之外,我们担心这一决议文本没有包含任何显示其法律基础的内容。《联合国宪章》没有制订有关国家分解及随后的继承问题的条款。因此,安全理事会在以往场合曾心照不宣地承认过由一个部分自动取代整体,或是接纳了从分解中产生的新的成员国。

刚刚通过的决议具有不同的性质;在《宪章》中涉及联合国成员资格条件以及终止或驱逐的第4、5和6条中都找不到对该决议的支持。因此,该决议从法律观点来看带有缺陷,当世界政治地图所发生的飞速变化迫使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持国际法规则的时候,我们对这一点感到关注。

墨西哥政府认为,所有有关继承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必须在伦敦会议的框架中加以处理,并由该国过去所组成的各个部分通过达成协议加以解决。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黑山’——将按照刚刚通过的决议所提到的申请接纳方式、并根据《宪章》第四条,在不长的时间内重新进入联合国社会。

最后,我要再次表示墨西哥人民和墨西哥政府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的声

援,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沙登伯格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巴西一直密切注视着并极为关注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局势发展的各个方面,我们始终准备支持为取得和平解决冲突所作出的努力。

使我们感到特别痛苦的原因是致使该地区平民人口陷于痛苦的可怕条件,令人无法容忍地违反基本人权和根本自由,以及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令人恐怖的行为发生。巴西断然拒绝这种令人憎恶的态度。

谈了以上几点之后,让我提及促使我国代表团在对载于文件A/47/L.1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投弃权票的两个原因。

首先,我们仍然坚定认为《联合国宪章》依然是决定我们作为以法律为基础的一个组织的存在的至高无上的文件。因此,《宪章》作为本组织的实际宪章不应被忽视。有关接纳、参加、终止或驱逐的问题影响到各国家与本组织有关的最为基本的权利,因此应该极为小心和极为关注地加以处理,要考虑到严格遵守《宪章》的基本需要。

对这类问题的处置肯定应该受益于适当程度的稳定、可预见性和透明度,并受益于明确提及《宪章》条款以及准备应用的议事规则。

对于《宪章》作出过份带有想象力的解释或许会导致联合国的运作赖以为基础的坚固的法律结构被削弱。最近甚至有人断言说,《宪章》目前似乎正处于非正式修订过程中。我们感到关注的是,会员国越来越频繁地感到被迫对重要、但是建立在尚未成型或令人质疑的法律基础上的问题仓促作出决定。

其次,允许我强调,巴西最为优先考虑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并为此倡导充分使用联合国作为对话和谅解的全球论坛的外交潜力。我们并不感到信服的是,将参加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冲突的任何一方排除在大会之外会以任何方式有助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和平努力。

我们也应考虑到这种决定对联合国保护部队在履行其不断复杂化的任务的能

力,以及对其多国人员实际存在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鉴于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无法支持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因此投了弃权票。

WG

阿吉拉尔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鉴于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促使安理会通过该决定的人道主义理由——确实同样是这些理由促使大会作出这项决定——危地马拉代表团投票赞成载于文件A/47/L.1中的决议草案。然而,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澄清我们的立场。

对危地马拉来说,这一类情况不成为——也不应成为——对今后可适用的联合国做法的先例。我们注意到,在联合国会员国解体的类似情况中,这项条件并未实施。这会意味着有选择地运用于具体情况,我们不接受这一点。

危地马拉还认为,这项决议是怀疑普遍性原则的一项措施,而普遍性原则是联合国的主要支柱之一。危地马拉代表团认为,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以便获得法律事务部的法律意见,从而清楚了解这项决定的法律基础及其对解释《宪章》可能产生的影响。

危地马拉重申对《联合国宪章》以及对必需维护多年来形成的国际法原则的承诺。

德斯·艾利斯夫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投票赞成大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我们这样做并非没有考虑到我们面前这项决定复杂的法律方面和可能造成先例所会引起的困难。

然而,决定我们投赞成票的最优先考虑是有必要向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发出一个有关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强烈信息。我们也希望明确表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完全支持采取国际行动,以解决全南斯拉夫的危机,防止危机升级,并很可能蔓延到邻国,使邻国卷入。

尼古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罗马尼亚投票赞成刚才通过的决议,尽管我

们不完全相信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应采取的最好行动。首先,最近召开的关于前南斯拉夫的伦敦会议所发起的谈判进程正在进行,在两主席赛勒斯·万斯先生和欧文勋爵访问该地区后出现了一些改进的前景。

我们大家还都对米兰·帕尼奇总理提出的和平方案感到鼓舞。此外,联合国使命正是在于它的普遍性,以便履行其职责。我们深信,只有在有关各方参与的情况下通过政治对话才能和平解决南斯拉夫危机。

在这方面,我们赞赏这一实事:决议既未规定中止南斯拉夫的联合国国籍,也没有规定将其驱逐出联合国。南斯拉夫将不参加大会工作的决定并不排除由它参加联合国其他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决议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邀请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申请加入联合国。我们希望这项规定还意味着希望使新的南斯拉夫加入联合国。无论如何,我可以向大会保证罗马尼亚将为这一积极结果而努力。

梅尔女士(牙买加)(以英语发言):牙买加在我们面前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我们的理由如下。

安全理事会的建议是以这样的断言为基础的,即正如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不再存在。从定义上讲,断言是对事实和法律的结论、它需要提出和考虑有关事实以及法律原则来证实这一结论。然而,并未陈述任何此类事实来论证这一结论,而且,就我国代表团所知,没有征求和取得联合国法律顾问的任何权威性法律意见,并提供给大会,供其审议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问:通过缜密分析做出的负责任的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意见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是支持还是拒绝这项决议所依据的断言,我们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意见。

然而,我们确实希望申明一点,我们投弃权票并不意味着我们宽恕或不重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犯下的暴行。一旦这些暴行的责任明确之后,我们坚决支持谴

责应对暴行负责的人。

然而我们确实对诸如刚才采用的那种程序和安全理事会将这一问题提交大会的方式有极为重大的保留甚至反对。我们感到关切的是，正在创下以后可能困扰联合国的危险先例。由于这些原因，我国代表团投了弃权票。

因萨纳利先生(圭亚那)(以英语发言)：和大会中的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圭亚那对于刚才所通过的决议没有明确的法律基础非常关注。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难以充分理解其法律意义和可能的后果。尽管这项重要措施以分别关于中止会籍和驱出联合国的《联合国宪章》第五条和第六条为背景，但至少在我们看来，它应该具有适当的法律论据。

这个文本意在转达安全理事会成员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即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大会席位权利问题上的观点。安理会可能确实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向大会提出这项建议；然而，由于我们——当然我国代表团——不了解安理会的想法，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在此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谨慎。

WG

我们当然会希望或许从联合国法律顾问那里得到一些指导，以便能够确定今天晚上向我们提出的建议的全部含意。由于没有这种指导并由于我们仍有一些怀疑，我们只好象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在投票时弃权——我们这样做了，因为担心接受这一建议有一天会使我们感到心神不定。

最后，我要表明圭亚那彻底谴责“种族清洗”的理论和做法。因此，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该问题是在各种混乱和令人迷惑的情况下产生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已完成本阶段对议程项目8的审议。我感谢各位代表在这一十分漫长的一天中参加了大会的工作。

下午10时20分散会